

書叢社藝文國中

包麵的醬菓有沒



行發局書中正

833.2
DP9
7014



版權所有

(93)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沒有菓醬的麵包

全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作者

潘子

農

發行人

吳秉

常

發行者

正中書局

局

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

印刷者

正中書局

局

題記

在自己底集子前面寫上一段八股式的理論，或者是丐請名流撰一篇捧場式的序文，這一類風雅的習尚，我是夙來就不大歡喜的。不過有時爲了要說明每篇文章的來蹤去跡，將自己當初寫作的情景簡略地紀述一些下來，使讀者那一方面，可以借此獲得對於作品之理解的種種方便，這項辦法是很值得採取的。所以在這「題記」之內，我要向讀者們申述的，也祇是這一點。

本集共有短篇小說七帖，前四帖的題材，有的是根據國內外新聞紙的紀載，有的是引用一些傳說而加以組織，在我原先的意思，無非是企圖作一種歷史性質的作品之嘗試，其奈在這樣一個懦弱的民族裏，說老實話到底是不很方便的，於是處處留神的結果，便弄成了眼前這種藏頭露尾的樣式，我除掉長嘆之外，別無話說。至於後面的三帖呢，就和普通一般小說同樣，是疑假疑真的文字而已。

從沸點到冰點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中所寫的。讀者們如不很健忘，當然還記得起那時曾一度盛傳敵方某重要軍官的死訊，並且上海各報也很明白的記載過，可是其後一經對方宣傳機關否認，我們中國的新聞記者彷彿自承造謠似的不再澈查究竟了。殊不知這個死訊的來源是依據着一段相當有趣的故事；實在並非是「支那羣衆之謠」。我想這樣說明之後，讀者們也不難猜摸出這位吉田少將是誰個了。

吼的寫成，除根據當時中外新聞紙所刊外，同時還得力於金九氏那篇公開狀的報告。此外在時間及人物底年齡方面，也有過很詳細的考據，所以這篇文章，我自認是很忠實的歷史紀錄。此文後面關於擲彈那一段的錄用報紙文字，也就是爲了記載的詳實，絕非貪圖寫作法則上的避重就輕。

大帥的故事與鐵蹄下，題材都是從傳說中採取的；事實難免有所出入。好在寫這兩篇東西的用意，是側重在某一種感想的發揮，故事之真偽，當然是無關

宏旨的。

在這裏的幾篇作品中，沒有菓醬的麵包是我最難產的一篇，前後共寫六十餘日，始克脫稿。於此可知僅憑空想而沒有實生活體驗的寫作，終究是不大適宜的。本集以此篇爲名，一方面是爲了接受一位知友的意見，一方面是由於我近來心境之黯澹，頗近似文中的曾立德教授。

烽火也是滬戰中的產物，因爲對於十九路軍抗日精神之欽佩，很興奮地在一個晚間寫成的。幸虧自己也曾吃過一年多兵飯，雖屬虛擬的故事，總算還沒有十分重大的錯誤。但是倘使有人要用意識的尺度來估計這篇文章，我願自認「沒落」，自認「歪曲」。

末一篇盜用公款的人，顯然是由於過份側重諷刺，以致成爲不很寫實的東西，也許是全集中最惡劣的一篇吧？然而現實社會中，像黃臣漁先生那樣的人物是很多的，因此我也不想刪去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目次

一	題記	一
二	從沸點到冰點	一
三	吼	三一
四	大帥的故事	五五
五	鐵蹄下	七一
六	沒有菓醬的麵包	七一
七	烽火	一〇七
八	盜用公款的人	一二七

從沸點到冰點

前篇

像輕氣球突然走了氣一般地將芳子姑娘摟在懷裏狂吻一陣之後，吉田少將很滿足的躺倒在靠近壁爐邊那座梭化椅上，燃着小板刷似的短鬚，發出一種日本軍人特有的粗暴的笑聲；繼續不斷地狂笑着。自從這屋子被用作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以來，聽見這樣歡悅的音調，算來還是第一次。實在的，今晚的少將，真是太得意了，太快活了！

少將眯緊了朦朧的醉眼，貼近那隻擎在手中的高脚玻璃杯之底，好像一位醫生用顯微鏡檢查細菌似的張望這個站在門邊喘氣的芳子。至於那雙穿着長統皮靴的腳，少將是用到一種雖然缺少紳士氣而仍舊相當美觀的姿勢，高高地擱在壁爐台的大理石上，皮靴後跟的馬刺，隨着少將腿部之抖動，在大理石上劃出許多不

成形的曲折線條，彷彿是象徵了少將心裏奔騰起伏的愉快底波紋。

「過來，替我斟上一杯葡萄酒。」

聽到少將的呼喚，芳子姑娘故意扭捺着不肯走近前去。她覺得對方今天的態度有點反常；幾乎興奮得像瘋狂一樣，如果乘這機會好好地服侍他一下，要敲一點小小的竹槓是不會有什麼困難的。不過想起適才少將那種野貓似的行爲，則又使她耽心今夜裏或許會鬧什麼亂子。爲這，芳子姑娘非常的躊躇着。

「芳子，來啊……」少將不耐煩地催促。

於是這一方面也不再做作了，笑嘻嘻的走過去，從小圓桌上取過酒瓶，慢慢地給他倒滿了一杯。少將把高擱着的腿移到地下，坐起來接過那杯血一般紅的葡萄酒，咕哆咕哆地一口氣便喝完了。

「少將的酒量真好！」

一被稱讚，少將這幅紅潤得可以使人疑心是擦過麝香的臉上，立刻堆出無數

條歡笑底縐紋。一年之前，少將曾經喝醉了酒在東京銀座街的人行道上磕掉兩顆門牙，因此，少將講話的語調，總有些遲滯而不甚清晰，尤其是在他得意忘形的時候。

「是啊！像我這樣的大量，恐怕很夠使你們這些嬌嫩的女人驚嘆的吧？」少將漸漸有點自誇起來：「不過今天的情形也有點特殊，芳子！你懂得我這幾天很高興嗎？」

「的確稍微看出一點來的，高興的原因雖然猜不着；少將的臉色却很明顯地充滿着快樂呢。」

這句湊趣的，柔媚的，而又非常得體的回答，使少將底神魂微微飄盪了一下。他伸出手去，要把芳子攆過來，女的也並不拒絕，她使用了那種妓女所習慣的姿勢；倒落在少將懷中。

「那末，究竟有什麼事情使少將這樣高興呢？」

「是爲了你這個美麗的芳子姑娘啊！哈……哈……哈……」

「嗤……少將何必嘲笑人呢！」芳子從少將懷裏坐起來，扭着小嘴，開始撒嬌了。此時少將却特別的高興，他覺得芳子這小女人真可愛，自己總算也是一個嫵慣的人；在東京幾個有名的藝妓，差不多全領教過，她們的姿色誠然很足以使少將傾倒，然而再也想不到在上海這地方，竟找到了更使他迷醉的小鳥兒。

「芳子，你應該給我慶祝啊！」少將眯緊了眼睛，笑容滿面的瞧着芳子，一手在揉弄她的頭髮。

「爲什麼？」

「你要曉得我這次到上海來，是負着很大的使命！我們預備在明天深夜裏佔領上海；就是要把這裏所有的地方變成我們日本國的。你懂嗎？」

對於少將來作這種工作的意義，一個做藝妓的芳子姑娘當然是不十分理解的，於是她問：「要佔領上海又是爲什麼呢？」

「你簡直太笨啦！」少將見到芳子如此過分不懂事，不免稍稍起一點不滿。然而他以為如果使這女孩子明白了這回事，至少是能夠增加自己一點身份和威嚴的，這樣，他又繼續地說：「要佔領上海，是爲了我們日本帝國的強大，爲了你們這些僑居在中國的人民的方便；使你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很自由的沒有一點管束。這總懂得了吧？」

「噢！是這樣的。不過他們中國也有軍隊在這裏啊！」

談到中國的軍隊，吉田少將真不知道要怎樣的譏笑才好。在少將的心理，認爲一個日本軍官去和旁人談論中國軍隊，就等於紳士先生們品評下女的姿色一樣是辱沒自己身份的事情。他禁不住又狂笑起來：

「中國軍隊……哈哈……哈……中國的軍隊算得什麼呢？他們像一羣笨豬一樣，只要一聽到鎗聲便跑光了……哈……哈……頂多是四個鐘頭，這裏所有的中國軍隊，我就可以解決他們！」

近乎誇大的論調，確實使芳子姑娘聽得有些疑信參半了。尤其是少將那副紅光煥發的得意臉色，再也沒有理由使聽他講話的人不起一點嚴肅的欽佩。

「如此說來，少將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哩！讓我斟一杯酒來慶祝少將的成功吧。」

芳子很敏捷地脫出了少將的兩臂，另外用一個杯子給自己倒滿了酒，同時也替少將倒了一杯。她重復坐到少將的身上，以非常優美的姿勢把杯子伸到他面前。

「祝少將成功！」她說着，且以溫情的視線投射給對方。

這樣一來，少將真興奮透啦！他撚着鬚，祇是粗暴地狂笑；笑得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他望着酒杯中底泡沫，作着種種幻想：——他彷彿看見自己已經凱旋回國，天皇爲了獎勵他的功蹟，特地親自在豐樂宮設宴，並且給他加了上將銜；他又彷彿看見死去的父親，以慈祥的口吻在讚許他；讚許他能夠爲天皇盡忠，

讚許他能夠繼續家裏歷代傳下來的武士道精神……想到這一切情形，少將幾乎連坐都有點坐不穩似的。他一口氣喝完了杯中的酒；放下杯子，回頭又緊緊摟住芳子姑娘，驟雨一般的吻着。

少將上嘴唇這點兒鬍鬚，質料很結實；和那種粗而且硬的馬鬃相差不遠。這是一種可以代表了日本人底氣質而形之於外的鬍鬚，少將歡喜這東西，正似他歡喜嫖藝妓這回事一樣。以前有過一位使少將顛倒的藝妓，曾經堅決要求他剃去這東西，少將却終於沒有答應下來。然而也就爲了這點短鬚，使許多很想愛少將的女人挨過不少小痛苦。芳子姑娘對於少將的吻，原是願意接受的，不過少將把那堆粗而且硬的鬍鬚碰觸到芳子柔嫩的臉上去，的確也是一樁不容易使人受得了的事。由於這原因，芳子姑娘此刻想要避免這苦楚而在少將懷中掙扎着了。但是有什麼用處呢？少將是從小便練習武藝的，要擒住像芳子那樣姣小的女人，在他真不必費吹灰之力。

「怎麼，我的鬍子會觸痛你嗎？哈……哈……」少將在獲得勝利之後，放開了兩臂，笑着。

芳子費了很多的勁，才透過一口氣來。現在她已經看準這機會；是一個可以向對方要挾一點什麼的機會，因此她又和少將撒起嬌來了。

「不來啦，把人家的臉都觸破哩。」

「真的觸破嗎？賠你的。」

少將裝出女人的聲調。一手捻着自己的短鬚，一手要伸過去撫摩芳子的臉孔，女的眼快，急忙用兩手將臉部遮住，因為少將那雙手也很粗糙。

「自然要你賠的，賠啊！看你賠得出嗎？」芳子故意撩撥他。

「賠不出臉孔，但是可以賠妳錢，賠妳鑽戒，賠妳……」

「誰要這些！」

看見芳子掬起了小嘴，少將以為她當真生氣了。於是非常可憐地向她求饒：

「我的小鳥兒啊！別生氣，等明天我把大功告成之後，帶着妳到東京去過活吧，那時我至少是一個上將，而妳也就可以算作上將太太的一個……而且……」

吉田少將把適才的幻想當作握在手裏的事實一樣地講起來了；那顆上將的勳章，那坐建築在上野一帶的華麗的宮邸，立即在眼前顯出模糊的輪廓。他越講越來勁，越來勁越把短鬚捻得利害，這時候少將的兩手，好像祇是爲了捻鬚這一樁工作才生長在身上的。

「準是這樣辦嗎？少將……」芳子明知道少將的說話有些近乎欺騙，却又裝作認真似的追問：「別騙人！只怕一升級，一回東京，早就把我忘掉啦！」

「不，決不，做了上將的吉田或者會忘記東京所有的女人；但絕對不會忘記那位不能使我離開一忽的僑寓在上海的芳子姑娘！」

「認真嗎？」

「真的，撒了謊算是小狗！哈哈……」

既然說得如此千真萬確，芳子姑娘似乎不能不把少將暫時當作忠實的情夫一般來看待了。她斜睨着少將那副反映在強烈燈光之下而紅得有點可怕的臉，伸過兩臂去攀住他的頭頸。這回可是芳子自己情情願願湊過來的，兩人廝嘴唇又黏合在一起了。

經過一陣狂笑與撼動，吉田少將的一隻手，竟從芳子姑娘腹部之間順流而下。少將此時只覺得騰雲似的全身飄盪，連睜開眼皮的氣力都沒有了。

因為突然有人敲門，少將很掃興的推開懷裏的芳子，整一整軍裝，站起來喊了聲：「進來」！於是一個衛兵進來報告；說是村井領事要會晤少將。如果完全依少將的意思，對於這位來得不甚適當的客人是一定會拒而不見的。不過一想到村井這樣夤夜跑到這裏來，說不定會有些特別的事故，揆之事理，總不能說絕對沒有會晤的必要。

「請他到裏邊來！」

少將吩咐過衛兵之後，轉身走近門邊去等待來客。從半啓的門縫之間，他已經望見那位身材瘦弱的村井領事自廊下走來。

「村井君，晚安！」

「晚安！吉田少將。」

握過手，少將引着客人到窗畔那隻小餐桌前坐下。一個衛兵便走過來敬了茶和煙。

村井領事是一個短小精悍而又敏捷得像一頭猴子似的人物，可稱作很道地的日本典型。他也留着鬍鬚，只是形式有點和少將不同；是一種角度尖長得很可觀的威廉式，由於村井君臉顎的過分狹仄，假使從他背後看去，竟隱隱然可以見到兩邊翹出的鬚梢。此外，村井領事還有兩隻瞳孔甚小而感覺很靈敏的眼睛。

在剛才進門之時，村井領事早已瞧見了壁爐邊的芳子姑娘，他對於少將這樣公然帶了女人到司令部裏來玩的情形，不免覺得有點過分。於是他故意很狡猾地說：

「這樣突然來拜訪，是很擾亂你們的興趣吧？」

「那裏……」少將雖想竭力掩飾着，却終究無可奈何地大胆的公開了：「你真是來得非常的湊巧，讓我來介紹這位久埋藏於此間，而未爲你們所發掘的寶貝芳子姑娘吧。」

芳子遙遙地向領事屈了膝，這方面便不絕口的稱讚起來：「真不錯！少將畢竟是此中能手，竟找到這樣一位美貌的姑娘，太好啦；實在太好啦！」

「哈……哈……村井君覺得還可以吧？」少將得意的表示謙遜。

兩人間稍稍沉默一下，村井領事就開始申述自己的來意：

「深夜到這裏來，是想和少將磋商一點公事，因爲前幾天發出的哀的美敦書，此刻已接到中國市政府方面完全承認的覆牒。這樣一來，我們預定的計劃，似乎應該變更一下了？」

「村井君的意思，是不是說明天晚上的事情？」

「是的。」

「這就很爲難了！我的命令已經在今天下午全部發出，所有一切的手續也都準備好啦。」

「不過，這事情最好請少將慎重一些；萬一弄得不好，是很可以使交涉上發生困難的。而且英美領事方面，深恐要出來干涉！」

「你的設想真周到……」少將有些不滿意對方的心細膽怯：「然而你總懂得軍令這東西是不能隨便收回的，何況解決中國軍隊，並不用費多大手腳。至於說是英美領事出來干涉這事情那是屬於足下的職務了。」

被少將嘲笑了的村井領事，臉部陡起一陣紅雲，但是他仍然那樣堅持自己底意見：「少將的話當然很對的，不過聽說中國方面駐在這裏的軍隊，戰鬥力很強，鎗械也還齊整，尤其是那幾位軍事當局，確實是非常利害的。」

聽到村井把中國軍隊說得這樣了不得，吉田少將幾乎氣憤得大罵起來。他真

連做夢也想不到日本帝國竟會任用這種膽小的外交官，照這樣看來：這幾年外務省對中國的侵略政策之失敗，重大的原因也許就在這一點上了。

「這事情，請村井君儘管安心。我敢擔保可以在四小時之內，把這裏的中國軍隊一起解決掉。」

少將很嚴重的回答對方，臉色已顯得非常難看。在後，他又說這回事件是海軍省擬辦而經天皇核准的偉大計劃，外務省除掉盡力援助之外，彷彿不應該有所顧慮的。

村井領事討了這場沒趣，再也鼓動不起一點勸阻的勇氣來，他僅僅吐出「這樣也好……」的一句話。至於吉田少將呢，既經把膽小的對方駁倒，心裏便重復興奮起來，他眯緊了眼睛瞧瞧芳子姑娘，再回頭過來看一下沉默着的村井，他比諸先前更爲得意了。

「芳子姑娘，給我們倒兩杯酒來。」

爲了要表現自己的得意，爲了要調和村井領事這一邊難堪的局面，更爲了捨不得讓芳子姑娘太靜寂，少將便想到再喝些酒這回事。

經過芳子很敏捷的動作一回之後，兩隻盛滿了紅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已安置在餐桌的一端。

「村井君，我們用這杯酒來慶祝明天晚上的成功吧！」少將捋着鬚鬚，一手高舉起酒杯，微笑的說着。

「好，祝少將成功！」

「日本帝國萬歲！」

「乒」的一聲，吉田少將把酒杯摔在地下了。隨後是一陣粗暴的狂笑。

後篇

縱橫不過兩丈多面積的小房間裏邊，到處充塞着重量的呂宋烟味道。一球球灰色或是淺藍色的烟氣，隨着吉田少將一忽不停的步伐而從每次不同的地位中噴

發出來，煙氣昇騰到空間；東竄，西散，終於連扁着身子可以鑽出去的一條縫都找不到。因此房間之內，彷彿籠罩着一層初秋的薄霧，而少將這個蓄着短鬚的臉，則簡直有點兒像拋在浪潮裏的西瓜一般地浮沉於薄霧之間。

自從昨天下午司令部被中國軍隊佔領而遷移到軍艦上來辦公之後，少將底嘴只是翻來覆去地作着吸煙與嘆氣的兩動作。疊起於他濃闊的眉毛間的數道縐紋，直到此刻也不曾有過稍微平伏下去一些時光。無疑地，少將眼前是被陷入於一種不勝其悲哀的憂愁的環境裏面，他痛苦極了，與其說少將是單純的痛苦；則毋甯說他是在傷感自己聲名之沒落來得妥當。

一切的事件，確實也太出乎少將意料之外；早先滿以為祇要四小時便可以解決的中國軍隊，居然會利害到如此程度，目下已經是開戰後第五天的下午，結果不僅談不到「完全解決」，反而連自己的司令部都給奪去了。說是那種一看見外國人便要逃避的中國兵一旦竟變得那樣猛勇強悍，據少將的意思，還始終只能當

作神話裏邊的奇蹟。然而，就這點兒奇蹟，却毫不客氣地打破了少將升官發財的好夢，就這點兒奇蹟，也毫不留情地毀滅了海軍省企圖和陸軍省爭功而想要佔領長江一帶地域的計謀。

這奇蹟，或者可以說是一把火；把少將所有最尖端的慾望與幻想一舉而殲燬之。這樣，要使少將不悲哀，不感傷，則又將如何辦得到？

因為要竭力想出方法來挽救這慘敗的局面，少將的腦筋，已經有四五十個鐘點沒有休息過了；他把自己從前在仕官學堂所讀過的戰爭方略與技術，儘記憶力所能及的思索出來，很仔細地考究着。然而這些東西原不過是擺在操場上或者講堂裏邊用用的，要想從其中去探討一點轉敗爲勝的法則，只能算作空想。爲這，少將以思索之失敗而更加悲哀了。

在先，少將一味想要思索出一種出奇制勝的戰略來雪除這回的恥辱，於是拼命抽着呂宋烟，無限止的在室內踱方步。據說踱方步是可以增加腦筋的思索能力

的，當這種辦法起始運用的時候，少將好像獲得相當的效驗，隨後時間稍稍過久一些，這點效驗有似用鬆的寬緊帶一般地逐漸失去了作用，縱使少將還要盡力思索，然而想出來祇不過是一些驚嘆號（！）和疑問號（？）而已。並且，少將那兩條腿，由於能力所限之故，實在也不能容許他再繼續走動下去了，於是，他走近寫字檯前，很疲倦的向椅子上坐下來，重行取過剛才送來的幾份報告，下意識的閱看着。

一行一行的仔細看過去，少將竭力希望能夠從其間找到一點關於日本軍隊稍微勝利些的字句，却終不可得。關於北方面的報告是如此，吳淞江灣等處的報告也沒有異樣，少將像高興時一樣的捻着鬍鬚，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了。他祇覺得自己底心，彷彿坐在缺掉一個輪盤的馬車裏似的顛簸着；無論如何都不能有一刻時間的安定。他深深地嘆過一口氣，站起身來走到右首窗前，順手打開半扇窗，讓外邊的空氣竄點進來；讓室內的煙霧走點出去。

時候是午後兩點鐘光景，日影略微偏西一點，陽光瀉落到水面上，將黃浦江反映在紅色的光銍之中，從這裏遙望到浦東一帶工廠的建築物，還可以模糊的見到一點輪廓。此刻少將的視線，正停留在一個高達雲霄的烟鹵上。他知道這是一家中國人經營的紗廠，是那「五卅」事件發生之後，爲了抵制日本棉紗而開辦的。當少將每次隱約聽得一聲砲響的時候，他總希望這顆砲彈會掉落到這家紗廠的屋頂上去，不用說：像這樣的希望是十分之九要帶着失望回來的，所以儘讓少將熱烈地希望着，而那個煙鹵却依舊巍巍然的突起在地平線之上。爲了要避開這使人不愉快的建築物，少將故意把視線轉了一個方向，可是立刻又有一方招展在空中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跳進了他的眼簾。

「這是中國的國旗啊！」因爲過份的震驚，少將不覺吐露出這一句。他以爲直到今天而尚讓中國國旗飄揚於黃浦江週圍的地域裏，簡直還成什麼體統呢？然而這些終究是他自己底責任，他祇有譴責自己爲什麼還不能佔奪上海。由於情感

之激動，少將竟雙手捧住了臉孔，羞憤得潑泣起來了。真的，假使這時候是晚上，也許少將會立刻投下水裏去的。

突然聽得門鍵的轉動，少將慌忙擦乾了眼淚回過身去。進來的人是高級參謀片岡順吉。

「片岡君，可有什麼好消息？」

「事情很討厭哩……」被問的對方這樣回答着走近少將面前來：「所得到的消息，並沒有比先前好一點。據適才到前線去傳令的兵士回來報告：六三公園以西的機關槍隊，已陷於敵人的重圍中，寶山路方面因爲上午衝鋒的時候被奪去五架鐵甲車，此刻只好向後方退却，江灣一帶也沒有進展，還被敵軍用步鎗擊落兩架戰鬥機！」

被這一大串不幸的消息所突擊，吉田少將的臉色頃刻變了樣，他非常苦痛地退回到原來的坐位中，低頭沉思着。

「對於這樣危急的局面，在你可有什麼方法補救呢？」他擡頭起來，以乞憐一般的目光射向坐在窗畔的片岡參謀。

對方是早就預備好一番言論走進來的，現在既經少將這樣一問，立刻像流水般的奔放出來了：

「是啊！說到補救的辦法，我也再四地籌劃過。不過……少將是知道的，這回失敗的情形似乎有點特殊，在實力方面來講；第一，我們軍隊的鎗械和戰術，都高出敵人之上，即在數量上也並不較少於中國軍隊。照理，我們要獲得此次戰事之勝利是絕對有把握。所以詳細推究其原因，大約我們這邊的兵士不甚習慣於巷戰，而士氣好像也不大振作。聽說中國軍隊裏面現在有一種大刀隊，作戰能力很強，我們的兵士一碰到這種大刀隊便駭得亂跑，關北方面之失敗，多半是受了這種傢伙的竄擊……」

大刀隊，少將聽到這名字，已經覺得有些古怪，何況片岡君又把他說得如此

猛勇。於是他打斷了對方的長篇大論，好奇似的盤問起來：「所謂大刀隊這種傢伙，究竟是怎樣的呢？」

「聽說這種大刀隊全是一批中國勞働青年所組織的，每個人的體格差不多一樣強壯，他們在作戰時並不用什麼鎗械，祇是手裏拿一把大刀亂砍亂殺，無論你用機關槍掃射，用手溜彈轟炸，他們一點也不怕，就算幾十個人死剩一個，那活着的一個還是往前直衝。有時候，他們又神出鬼沒的從小巷子裏邊溜出來，亂殺一陣，立刻掉頭就走。我國兵士被這樣殺死的不知有多少了！」

片岡參謀這樣有聲有色的演述，少將不禁有些害怕起來；他似乎覺得眼前就有一把雪亮的大刀，正對準他的腦袋快要砍過來。然而，隨即他又想到眼前是有一位片岡君的在着；他以爲在下屬的面前，自己絕不應該有一點膽怯的行爲作出來的。他竭力鼓起勇氣，說：

「片岡君，我以爲用這種策略作戰是太野蠻了！中國到底還是一個未開化的

野蠻民族，你說對嗎？」

「少將的話很對。所以依我的愚見，我們應該想法來鼓勵士氣；使兵士們勇敢一些才行！」

「用什麼方法來鼓勵呢？」

「方法總不外犒賞獎勵之類，不過最好是少將能夠親身到前線去一次。」

「對啊！這辦法的確很好！」

似同昏倒在路上的急性傳染病患者嗅着了「阿莫尼亞」氣息一般，少將聽到片岡參謀提出的意見，立刻跳出了苦痛的圈索而興奮起來了。他肯定除掉這樣，確實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挽救眼前的危局，他真想馬上到前線去指揮作戰，然而，同時却另有一種念頭繼之而屢入少將的內心來了：——少將是一個從戰爭生活裏經驗過來的人，對於戰爭所釀成的恐怖，當然非常之明瞭；他懂得一顆小小的槍彈是足以毀滅一個英雄底迷夢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少將或許不缺少那種以性

命換名譽的武士道精神，但是另一面的啓示，也可能使少將爲了貪戀着人生各種豐富的享受而看重他自己底性命，於是，少將又重復從徘徊回到苦痛中。

「這樣的方法，是不是要立刻就做呢？」少將有些猶豫了。捻着鬍子，眉峯比先前更縐得緊。

「當然愈快愈好」。

這回答，證明了對方還沒有看透少將底心思，如今這種形勢可真使少將爲難了。他燃着那根沒有抽完的呂宋煙，離開坐位，繼續踱起方步來。少將今後一切的進取或退縮，幾乎全在他自己左右脚的走動中權衡着，這樣踱到最後的一步，少將停落在寫字檯前邊，他終於爲了要突破眼前的苦難，很勉強地下了決心。

「片岡君，你替我吩咐全體衛隊，集合起來聽候命令」。

「是的，就遵命去通知」。參謀這樣回答之後，跟着便很迅速的走了出去。由於適才那種緊張的情緒之鬆弛下來，此時少將竟感到異樣的不安。跟着就

有一些和少將本身非常關切而又足以牽制他那種英雄事業的概念，浮泛在他心之深處：——少將首先是想到美麗的芳子姑娘，隨後是想到了東京的妻和老母，想到了和自己底思想常常衝突的兒子，以及他二十多年來積蓄下來的一點產業。這一切，全是少將所愛護得不能放手的，他們是維繫於少將之生存而生存着，萬一少將爲了要挽救這點失去的名聲與慾望，以致發生什麼不幸，則景像之慘，實在是不堪設想的。

本來，世界上「名」與「利」這兩種東西，迺是供給一般活着的人們底享受，如果一個人爲了企望名利而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則縱使爭得了名利，也是徒然的事情。吉田少將之所以爲了戰敗而憤激，就表面講，自然可以加上「爲國家」「爲民族」之類的堂皇名詞，假設從其實質上來剖視，則少將這樣毅然要親身到前線去作戰，其動機好像大部份是爲了他自己底功名利祿。少將是聰明達於極端的人，要他去作那種爲名利而徒然犧牲生命的事，當然是不大肯幹的。因此之故

，少將對於方才所下的決心，不知不覺有點兒動搖起來了。

意志一動搖，那些近乎荒唐的空想便立即乘此方便中探頭出來。此刻少將的腦際，另外又展開了一幅恐怖的黑影；他想到中了鎗彈而死的痛苦，他想到被砲彈轟炸後尸體支離破碎的慘狀，雖則他也明知道死是人人所免不了的，然而一個好好的人要這樣死法，終究覺得是一樁大不甘心的事。何況那種亂砍亂殺的大刀隊是如此利害，設或不幸而為他們抓住，這些傢伙是一定會把自己當作豬一般宰殺的……空想轉到這上邊，少將全身感受着一陣寒氣，連手脚都戰慄起來了。

大概是隔房的一羣下級軍官在那裏談論到女人和生殖器之類底無聊話，突然有一陣巨大的笑聲，從壁縫中遞送過來。心虛的少將，頃刻起了一個「他們在笑我怕死」的念頭。

「豈有此理！我吉田真是怕死的人嗎？」

少將這樣反問自己。跟着，他記起了父親生前時用來教訓他的壯語：——

一個男子漢縱使要死，也得死在仇人的刀下！——想到父親一生的行爲，真是充滿着十足的武士道精神，他把所有的武藝傳給自己，無非是希望作兒子的人能夠繼續他底遺志；然而眼前自己所作出來的行爲究竟是怎樣呢？這樣貪戀於人生的享受而不肯堅定犧牲的決心，少將越想越覺得對不起他的父親了。

在數種觀念的鬥爭之下，少將到底恢復起往昔的勇氣來了；他很粗暴地打開寫字檯中間的抽斗，取出手鎗來上了子彈。一看見手鎗，少將混身加倍的來了勁，他真想立刻有中國方面比較勇猛的軍事長官在這房間裏出現，讓他試一試手法。但是這畢竟是妄想啊！少將自己也不禁發笑起來。

很得意的捻着短鬚，少將把視線投射到壁間的自鳴鐘上去，當他看明是四點十分之後而將要移動眼球的時候，一張掛在和自鳴鐘相去不遠的地方的照相，突然把他的視線佔有了。這是藝妓芳子姑娘的像片；是一幅臉含微笑而坐的姿勢又非常優美的美人圖啊！

「哈哈……這鬼東西對我笑着呢！」少將馬上高興來了，「這小鳥兒，將來一定會做我底太太的，哈……哈……哈……」

因為自己這樣狂笑了一陣，却又忽然想起剛才從隔房傳來那種好像恥笑他的笑聲，這一來，少將覺得芳子那張照片的笑容，彷彿也是故意在嘲弄自己了。

『什麼，你這鬼東西也在嘲笑我嗎？留心看着；看我吉田少將到底有沒有勇氣，怕死不怕死？』

少將似同染上了精神病一般地發起怒來，他把手鎗對準了芳子的像片，「乒」的打了一響，隨着這聲音，照像框子落下來，玻璃碎了。

「怎麼啦……」

「來，趕快……」

「……」

集合在船坪上候命出發的衛隊一聽到鎗聲，喧擾着擁進房裏來。大家同樣用

驚疑的目光，望着呆坐在寫字檯旁的少將那副死灰的臉色，等到有人在地下發見了這架擊碎的鏡框，便誰也不敢出聲地一個個退出房去了。

「沒有什麼……沒有……」

少將很狼狽的對大家解釋，手鎗掉在寫字檯上。適才一剎那的勇氣全化為烏有，他依舊捻着鬍子，依舊抽着呂宋煙。

吼

雨是越下越大了。

四月梢的長江流域，雨往往是這樣毫無理由地下着。天空的氣壓有時低得要命；幾乎連一口氣都不大容易轉換過來。方才將兩扇窗關上，是爲了怕雨點會飄進來打溼桌上的幾本書，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文稿，可是窗上的玻璃，已經骯髒到不能使日光透得過的那樣程度，其中尚有一部份，是在打碎之後而用舊報紙來代替着的，眼前這屋內的景象是黯澹得非常可怕。在往常天晴的時候，這間向北的小樓房，除掉了打開唯一的西窗之外，照例就不會再有分潤大都市底一線陽光的權利，更何況此刻是下着雨，且又關了窗。

李光宇起初是躺在裏邊那張凌亂無序的牀舖上，異常興奮地追念自己在將近

兩月以前所做下底英雄的事蹟：——當一月二十八日晚間，駐屯在這裏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企圖武力佔領開北，而與中國軍隊開始了偉大的鬥爭之後，這個熱情的韓國革命青年，也和其他許多的韓國無名英雄一樣，曾經不聲不響地參加了中國的義勇軍隊伍，預備拚着命將「正義」與「公理」從他們的仇敵手中奪回過來。他瘋狂似的奔向前線去衝鋒，他也跟中國兵一樣的用大刀去砍殺，在八字橋一役的劇戰中，一塊手溜彈的屑片竟把他的手臂炸傷了。當時他彷彿也感覺到創口的裂痛，但一種勝利的雄心隨即將他這肉體上的苦痛抵銷了。他滿心希望在這次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中，能夠將他們底祖國從鐵蹄下解放出來。其後，中國的軍隊雖然終因後援受了襲擊而撤退，他却依舊毫不灰心地採取了另一種步驟去貫徹自己的願望。

因為昨天晚上愛國團的幹部會議散得太遲了一點，李光宇想乘此下着大雨的下午，稍稍休息一回，然而剛才興奮的追念，又將他底情緒收縮得十分緊張，他

漸漸有些感覺到室內空氣的窒息，於是他從床上坐了起來，走過去把那扇窗打開了。隨即，一道微弱得近乎灰黃的光線，照耀到東首的牆壁上邊，把那方畫着太極圖形狀的韓國旗顯露在李光宇的視線範圍之內。這國旗是多麼的使他懽欣啊，他簡直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般地愛護着，這幾年飄流的生活中，這青年人真不知受盡了多少的饑餓與恥辱，但他從來不肯讓這面國旗沾過一點之微的污穢，他相信總有一天，這已經有到二十多年不見陽光的國旗是必定會重復招展於世界之地平線上的。

人是年青得僅僅不過有二十五歲的生命，不幸却生長在一個被人滅亡的民族裏邊，而且自己具有了那樣清的頭腦，與一種偉大的志願；含忍着血和淚，百折不回地將復興祖國的重任擔放在自己底肩上，不用說：李光宇的青春是爲了要犧牲給這種光榮的任務而花也不開一朵的消逝了。然而對於這樣慘酷的磨難，他並不會稍稍感到一點痛苦；他是正因爲遭遇着這種磨難而獲得無上的安慰，同時也

換得了有永久生命的不平凡的生活：——一九二四年的秋季，他集合禮山地方那些窮苦農民的子女，創辦了一所夜校，他竭力想把這種爲謀韓國獨立的反帝鬥爭，造基到一般勞動的青年大衆身上去，隨時隨地，他儘量把亡國的慘痛史蹟演述給一般比較年長些的鄉農聽，另外再繪置許多淺顯的畫圖，啓發那些小孩子們爲祖國復仇的意識。這樣經過了五年光景，禮山這個農村中已到處充滿了一種反抗的情緒；只要你去找住任何一個小孩子來問：「捏緊了你的拳頭是用來做什麼啊？」——那他一定會很勇敢地舉起他底小拳頭，非常鄭重的回答你：「打死日本人。」

——雖說這種現象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淺薄的醒覺，然而，在當時，已經引起了日本警視廳當局的注意。不久，果真就來了一種很可駭怕的暴力，使這年青的革命者不能不離開那被鐵蹄蹂躪着的祖國；飄流到異域去。

開始，他踏進了雖是中國底領土而同樣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底經濟勢力所支配着的青島。生活逼着他到一家日本僑民開設的洗衣舖裏去工作，這其間，李光宇

真是深刻地體驗着亡了國的人之恥辱，舖主中原兼次郎是一個慘酷到不能再慘酷那樣的商人，他僅僅以低微得可憐的代價，要李光宇一天到晚的替他操作，飯食幾乎每餐都不夠充實肚子的饑餓，像擦開了手掌而弄得腐爛的事情，也是司空見慣的，爲了某次偶然把洗衣服的髒水撥在舖主的孩子身上，一根皮鞭曾經打得他的襯衣上全染滿了血跡。然而這年青人始終是很沉毅的忍受着；他知道這種侮辱雖然苦痛了自己的肉體，但另一面卻巧是給予他一顆更堅強，更勇敢的革命的心。這種恥辱的生活一直延長到去年八月間，李光宇以其歷年積蓄下來的一點錢，充作離開青島的川資，來到這個被稱作東方大都市的上海。

都市的一切，加倍使這革命青年瞭解了帝國主義者那種殺人不流血的經濟侵略政策。他覺得中國的現狀是危險極了，農村經濟早被外來的力量所侵入，甚至於破產，城市的工商業也敗落到不可修拾的地步而喘息於幾個洋奴式的資本家底手掌中，只要各個帝國主義者調和了牠們相互間的衝突，一齊來動手的時候，這

龐大的民族是立刻可以像自己的祖國一般地被毀滅了的。這是說明了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底聯合反抗是已經刻不容緩了。然而這樣偉大的鬥爭，絕對不會從那些揀出肚子抽雪茄煙的資本家們手裏可以完成的；只有廣大的勞動羣衆才有力量來擔任這種重大的事業。同時他爲了要體驗一點實際生活，便投身到楊樹浦的一家工廠中去。這之中，李光宇從一羣中國勞動弟兄們的熱情中，獲得了很多值得流淚的安慰，他本身的革命意識，似乎也因此漸漸地從個人行動而轉變到集團化了。其後，這年青人想知道一點上海方面日本僑民的動靜，又復離開了出賣勞力的場所，到虹口一家日本料理店去服務。他認識愛國團的領袖而開始參加組合，也是這一期中的事情。

一一

除掉這一方國旗而外，同樣爲李光宇所珍惜的，是懸掛在靠近床舖那一面牆

壁上的安重根氏底像片。當一九〇九年這位殉國的先烈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於哈爾濱的時候，李光宇還不過是一個出世將近兩年的小孩子，一切事實當然不會知道，後來人慢慢地長大了，他從父兄輩的談話中明白了這樁光榮故事。因之，他對於這偉大的民族英雄，就起了熱烈的景仰，十幾年來，這年青的革命者堅決地把安重根看作榜樣，勉勵着自己也要如此轟轟烈烈地替死滅了的祖國從黑暗中放一點紅光出來。這張像片是他在青島時從一個中國朋友處得來的，一向就那樣寶貴地珍藏着。每日之中，這年青人照例總有一些時間是像基督教徒禱告上帝似的對着像片凝神瞻仰，有時甚至會很孩子氣的無緣無故地淌眼淚。

從窗口望見了外邊下着這樣狂暴的雨，歷來的經驗立刻使李光宇就心那掛像片的地方會再漏下水來，於是他急急轉身回到床前去察看。

「沒有！」

牆壁幸而並不漏水，他似同放下了一副重擔般的輕輕叫喊着。不知是從何處

探頭出來的啓示，這年青人於一瞬間看到那張在英武沉毅中帶着幾分慈祥的安重根底臉相，突然聯想起愛國團的領袖來了：——想到這個年老的革命者之精神，真足以使世界上任何一個青年都感到慚愧的。計算他自二十一歲那年開始，直到已經有了五十七歲那麼大的年齡的眼前；其間三十餘年，這愛國領袖將自己全部的生命，整個供獻於光復祖國和反帝的偉大事業上邊。他一生的歷史，幾乎完全可以「拘捕」，「監禁」，「逃亡」這些名詞循環連綴起來的。當李光宇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這老年人以非常沉痛，非常誠懇的談話，立刻換得了這個青年革命者的一顆信心；是像鐵一般堅固，火一般熱烈的。從此以後，李光宇的一切行動全遵守着領袖的指示，絕不會有過絲毫懷疑或反抗的念頭，這兩個年齡懸殊的志士，在同一偉大的目標下，他們彼此逐漸相互的瞭解着了。

像爆發了的火山那樣熱烈的革命青年，當他情緒緊張到不能再緊張之時，在思想領域的某一部份中染上些急圖建功的空想的英雄色彩是免不了的。李光宇是

一個熱情的年青人，對此，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在加入愛國團之初始，是希望能夠從這集團中得到一個爲祖國轟轟烈烈地去幹一下的機會；天可以保證，他之所以希望得到這種機會的動機，當然不是爲了要博取一些虛名；乃是急於要犧牲一點什麼去貫徹他數年來偉大的志願。但是日子風一般的吹過了半年多，這年老的領袖縱然是很深刻的瞭解他，信任他，却又偏偏連這樣一個機會都不曾讓他得到。如果認爲他缺少勇氣吧，那簡直是太藐視了這青年人，作算你在某一點觀察上不能完全信任他的見解，但無論如何總得承認他是有血性的，有血性的人難道還不能夠給他一個替祖國出點力的機會嗎？這理由決不會講得通。兩月以前的中日事變，總算容許這熱情的革命青年得到一些「幹一下」的方便，那時他真是說不出的興奮，不幸這種方便僅僅維持一剎那的時間，便又很可惜的逝去。從極度的興奮中驟然被擲回於空虛之境，近期的李光宇是被重份的煩悶所困苦着了。

煩悶！煩悶！煩悶……這種連解釋都沒有的煩悶，實在是無理由可以使李

光宇繼續困苦下去了。爲此，在昨晚幹部會議的席上，他終於非常嚴重地對領袖提出了質問。

「別那樣意氣用事啊！我一定會使你滿足的，假使真是想幹些什麼工作的話，明天下午三點鐘模樣到我家裏來吧。」他記得很清楚，在散會之後，這個老年人是這樣很慈祥地答覆了自己的。「三點鐘模樣到我家裏來」，來，究竟「來」幹什麼呢？這問題使他從昨天深夜一直到此刻還在不憚麻煩的思索着：——起先，李光宇以爲領袖要他去，無非又是演講一番「革命家必須能忍耐」的大道理。這一類的話是早已聽慣的了，去也不見得有多大意義。然而在後想想，則又覺得事情恐怕不致那樣簡短；也許這回當真會把那年老人激動得非要叫他去幹點事情不可哩。

去呢，還是不去？他在房裏踱來踱去的躊躇起來，終究，這年青人是被一種虔誠的信仰所克服；肯定了「還是去一下」的決心。他立刻披上那件破雨衣，風

快的走出門去。

時鐘指着兩點三刻。雨將這個革命青年混身都打濕了，在路中。

二一

「來遲了，累先生等得很久吧？」

匆促地走進這間熟悉的小屋子，李光宇一邊脫着身上的雨衣，向那個坐在書桌前的領袖很抱歉似的發問。

對手方面的態度總是這樣鎮靜，這樣沉默；他停止了剛才的寫作，取下那副架在鼻尖上的近視眼鏡，慢慢地回過頭來：「噢！來了嗎？好極，好極，雨下得很大，我以爲你是不會來的哩。」

「因為昨天晚上那樣唐突了先生，回去時很感到不安，所以今天無論如何總得來這裏請罪的。」

「沒有的事。你昨天所說的話全很對。不過在我呢，也有我底理由的存在，約你於此刻來，正就是爲了要說明這點。」真是和靄可親的，這老年人以慈愛的口吻，輕輕地替李光宇解脫了內心底疚歉：「你的忠實，勇敢，我夙來就很知道的，我自然也很贊成你那種決意要爲祖國去犧牲的偉大精神。但是你應該知道，一個革命者在開始爲某項工作準備去犧牲的時候，首先要注意到這種犧牲所換得的效力是怎樣。誠然，我們很知道幹革命工作的人是不應該將犧牲來估價的，不過無論如何不能忽視了對方的敵人是否值得我們那樣去犧牲這個問題，這一點，也許你是可以承認的吧？……」

「是的，先生的話一點也不錯」。

「在我們愛國團底一羣同志裏邊，你的思想，學識全比別人豐富些，所以我歷來要你替這個組合盡力的，也都是關於一切工作的設計和文字宣傳之類的事務。本來，一個人要給自己底國家出力是原不必限定於某種方式的，譬如這半年來你

所給予我的幫助，功效並不在另一班用了生命去準備犧牲的同志們之下，也許在一部份的工作上邊，你所負的責任會更比他們重大些，雖然在你自己卻始終以爲我不肯給你一點努力的機會。」

年老的領袖是越講越興奮了，他離開了原來的坐位，走向李光宇坐着的那一隻籐椅邊去。臉部顯得異常嚴肅，他是竭力要想去說服這個熱情的年青人。然而對方似乎完全沒有讓步的樣子，依舊用鐵一般的口氣駁復過來：

「爲國家出力是不拘於何種方式的，這一層我也完全同意先生的見解。不過我始終肯定一個青年人的事業裏邊，多少應該有些血與力的成份，所以我絕對不能像先生那樣滿意我自己過去那些平凡的工作。先生不是也常常想起了自己在黃海安省刺殺我們底死仇土田少將這回事而感到痛快的嗎？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我呢，自問也不缺少像先生那樣的血性，那末究竟是爲了些什麼理由，總不能讓我得到這樣痛痛快快地幹一下的機會呢？」

「要痛快地幹一下」？火一般的情緒將這老年人感動了。顯然，眼前的那位愛國團領袖是早就籌劃好一種步驟來應付這個熱情的青年的；他明瞭李光宇，他更信任李光宇，但同時他又不能不深思遠慮地注意到這年青人底意志是否堅決這一點。先前說了許多話，無非要試探對手方面的決心，如今聽到這樣堅決的口吻，自然是不容他再有所懷疑了。於是，他用兩隻手安放到李光宇的肩上，使勁搖了幾下：「也好，讓你痛快地幹一下吧，而且眼前正有着這樣一個機會」。

「有機會嗎」？一個逼切的追問。

「並且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哩。今天是二十六，再過兩天就是日本臣民慶賀他們昭和天皇誕辰的天長節了。聽說上海方面的日本僑民，因為他們的祖國侵佔了東三省，以及這次在上海大屠殺事件的成功，預備那天在虹口公園舉行一個盛大的典禮，大約那些造成這個慘暴的劊子手全要去參加閱兵的。如果我們能夠乘這機會去幹一下，至少總可以替中國這許多死難的弟兄們出一口氣。這樣冒險的工

作，不知道你的意見以爲怎樣？」

聽到了這個良好的機會，李光宇簡直高興得幾乎要叫起來了。他甚至興奮到有些懷疑這個機會也許會是對方故意捏造出來開玩笑似的：「當真！當真有這樣的機會嗎？」

「至少，我敢斷定他們要慶祝天長節總是事實。」

「那樣的機會真是太好了。先生！就請你把這個機會給我吧。」

一支粗壯的，強有力的手，出其不意地把領袖的手抓住了；是那麼使勁地握着。這年青人底情緒已全然陷入於神經質的狂亂狀態中，心在跳，彷彿要立刻從嘴裏跳出來似的。週身的血液是潮一般地奔騰，而形之於外的卻是四肢的顫慄。至於領袖呢，是在被感動得很悲憤的臉色上映出幾條笑紋，他在欣喜這年青人已完全如預料的被引上了自己所計劃好的路徑。

「多好的機會啊！我們決不能放過這機會的。先生，讓我把這個年輕的生命

獻給世界被壓逼的大衆吧，我們要援助中國的弟兄們去反抗，同時也爲我們的祖國去爭自由，獨立……」

「孩子，別那樣過份的興奮！在澎湃的熱情中，你不應該忘記了一個革命者應有的理智；這次的計劃你既然決心要去幹，我是非常樂意成全你那種偉大的志願的。就是關於進行的方法，我也早經替你打算過了，停一回我可以仔細地告訴你。不過，爲了要表示我們對愛國團這組合的忠誠，我很希望你現在能夠先在此間完備一點手續。」

「先生的意思，不是指宣誓之類的事情嗎？」

「是的。」

「那是必須有的手續，就是先生沒有提到這點，我也預備要這樣做的。因爲在一方面，這誠然是要表示我們對於集團的忠誠，另一面也同樣要證明我底決心，和確定我對這項工作應負的責任。」

得到了這個慷慨的答覆之後，年老的領袖便說出他自己早就把宣誓應有的事務全都準備好了。他緊握着李光宇底手，以沉重的脚步進東壁那扇小門裏去。

展開在這間狹仄的廂房中的，是一種被莊嚴和淒慘交互錯綜着的景況，屋內的陳設非常簡短；除掉正中牆壁上釘着一方半新舊的韓國旗而外。祇有那幾顆排列在小桌上的德國式輕磅手溜彈是比較地使人觸眼一點。李光宇一踏進門，視線便降落在這些東西上邊，這不是那些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嗎？這不是毀滅了全人類的公理與人道的危險品嗎？然而總有一天，這東西也許會回頭過來給被壓逼的大家用作殲滅那批狗強盜的利器吧！——一種直覺衝開了這熱情青年底動亂的心，他笑。

「請到這裏來。」

領袖指定掛着國旗那一面的牆邊，要李光宇過去站着。他從衣袋中摸出那張預先寫好了誓文的紙條，很鄭重地交給年青人：「請唸熟了這個吧」。跟着他又

把另一張繕寫得很清楚的誓文懸掛在李光宇底胸前。

空間闖來幾分鐘的靜寂，這嚴重的場合裏剖開了兩種不同的心理。在後，年老的領袖到隔壁房裏取來一枝手槍，再從桌上拿了一顆手榴彈，分別安置在李光宇的兩手中。

「使勁拿着吧，只有這兩樣東西是可以使我們底仇敵膽寒的。」

「不，還有我們底血與力！」

「好孩子，替祖國努力吧！」

「是的，我先應該感謝先生給我這個機會。」

「那麼現在就請宣誓。」

「我誓以愛國團之一員，仇殺敵之侵略中國將校，疾呼我國之獨立自由。」

×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宣……」

沉痛的，顫慄的聲調中，帶着淚。

四

彷彿沒有絲毫異樣，四月二十九日的早晨是和每個早晨一式一樣的平靜地到來。日光透出平地線，已經有了相當久的時間，都市府姿態則仍然繼續着昨夜的死寂。

不過是六點多點光景，年青人李光宇帶着從來未有的興舊，出現於領袖的小屋之中。

「確實是那樣堅定了你的意志嗎？」洗着臉的那位領袖，開始便這樣鄭重的問。

「當然是堅定的了，而且我昨天不是已經宣過誓嗎？」

「那麼，據你這樣說法，看來是不致有什麼後悔了？」

「我以爲先生這樣的問話是太蔑視了我的人格；我是一個年青人，無論如何

總不致缺少年青人應有的血氣。況且我之所以要從饑餓與恥辱中殘留着這二十五歲的生命，也無非是要供獻一點力量給我們祖國的獨立運動。如果我的意志不堅定，我要後悔，請問今天我又何必一早就到這裏來呢？」

聽到「後悔」這兩個字眼，李光宇隨即被激動得有點發氣起來了，他認為這老年人顯然是故意地在侮辱他。想到自己爲了要得着一個替祖國盡一點力的機會，真不知挨過了幾多煩悶的時日，這些情形，領袖是全然明瞭的，就說這回的事吧，自己也是竭力表示過真誠的決心，並且還宣了誓，不料直到今日要出發的眼前，這年老人竟然還用了「會不會後悔」之類的話來盤問，這，在熱情澎湃中的李光宇那一邊確實不能不有所誤會的。然而領袖這一面呢，恰巧有着一種全然與此相反的意義，他是一個年老的革命者，對於一切事件的安排設計是往往會顧慮到那些一織之微的問題的，這自然是由於他歷來的經驗所造成的習性。不用說，他之能夠信任李光宇是毫無疑義的，但經過昨夜一番審慎的思索之後，似乎還

有點耽心這年青人或許祇是一時情感的衝動而承擔了這項工作。可是時期已經是那樣的逼切了，若要有較長時間的考察是顯然不可能的，於是他終於採取了這種「請將不如激將」的方法，想把這年青的革命者底情緒撩撥得加倍強，加倍熱烈。這樣的手腕，自然也絕對不會被對手所瞭解的。

「不，你是完全誤解了我底意思哩！」老年的領袖還是繼續去激動對方：「我始終認為你們年青人作事，往往祇憑一時情感的衝動；很少對事件底本身加予理智的考慮，因此，做過之後而發生後悔那樣的情形是常有的。唯其你是年青人，所以我也不能不注意到這點！」

「直到現在，先生還把我當作是情感的衝動而不信任我有一點理智嗎？」

「是很難信認的哩。」

「那今天先生是不預備讓我去的了？」

「是這樣想的；我以爲與其要後悔而勉強去做，那還是不去做的比較妥當些」

。」

「不，我不能承認的，我非去不可！我是這樣堅決地決定了……」

李光宇最後是被逼弄得痛哭起來了。似同發瘋一般，這年青人突然跪倒在領袖的膝旁，他竭力訴說着，懇求着，他說：——如果不答應他去幹這回的工作，他只有自殺了。這樣，這位領袖也覺得這套「激將」的手腕已經很夠證明這年青革命者的決心了。他把李光宇從地板上扶了起來，開始來安慰他：

「孩子，請鎮靜些吧，我可以信任你的；可以絕對的信任你。現在時候已不早，我們得準備起來。」

「先生真的可以信任我了？」破涕的笑顏，李光宇拉了領袖的手，認真地問。

「請放心，我是早就完全信任你底決心的，方才所以那樣問你，也不過是想激動你情緒；要你有更興奮的精神……」這年老人坦白地剖明了他自己的苦心，接着，便轉身從桌子屨斗裏取出兩顆手榴彈來：「孩子，請接受了這兩個東西吧

，其中的一個是要你去殲滅我們祖國的仇敵日本軍閥，也就是替這次中國被難的弟兄們復仇。另一顆是要你在擲彈之後，立即用來自殺的，因為我們願意痛快地為民族的鬥爭而死，絕不願苟活着被我們的仇敵侮辱的。」

血液全然被燃燒着了，李光宇興奮地伸手過去接過這兩顆手榴彈：「一切都遵先生的命令就是了。」

「努力吧，祖國在期待着你光榮的犧牲！」

「感謝先生給我這個機會。」

兩隻顫抖的手緊緊握在一起，他們漸漸靜默了。眼淚代表了這兩個人燃燒着的熱情，潮一般的奔放着，悲壯的聲調中，他們同樣叫喊着：

「××民國萬歲！」

最後，一輛汽車載走了這偉大的革命青年。

五

受過了十多天非人的殘暴，李光宇被祕密地解到東京去了。日脚是平靜地過去，此後就沒有關於他的消息了。

這偉大的×國青年有一個偉大的印象留在世界上每個人之內心。他用熱血來燃燒了全世界被壓逼的弱小民族底鬥爭情緒，他放了一把火！

大帥的故事

一

說起曾大帥，誰都知道他是何等英雄，何等威武的脚色。有的在照相館的櫥窗裏見過他底像片，有的從新聞紙的××省專電欄裏知道他和他底部下最近的動靜，有的是間接或者直接地曾經在大帥所統轄的衙門和軍隊中幹過一些小差使。並且，每個人全曉得；曾大帥是有一雙凶獷得發亮的眼睛，和兩撇含有三分殺氣的翹角鬚髭。

這樣一個印象的曾大帥是普遍得不能再普遍地刻劃在一般人的腦海中，大家把他認作同三國志裏的張飛，水滸裏的武松一類的人物；是碰也碰不得的。其實呢，大帥是世間最爽直的人，維其太爽直，有時性格稍微暴躁一點是免不了的。

譬似你想要問他借一點錢，或者是謀一個差使而恭維他幾句，那他一定非常的高興；立刻就答應你，不過如果你恭維得過火時，說話說溜了嘴，曾大帥可不能饒恕你啦；他馬上會生氣，有時順手刷你一個嘴巴，有時指着你的額角罵幾句「媽勒巴子」這一類的臭話。但是對於曾大帥這種動作，你千萬不要以為是侮辱了你而認真起來；你要忍耐着，因為只需要一轉瞬之間，大帥的脾氣一降落，他又立刻要向你道歉了。並且你所獲得的，往往會因此而遠超出你所希望的水準線。

大帥不識字，他生平最可惡的就是唸書這回事情了。好好的一個人，搖頭擺尾地讀那些「撈什子」書有用嗎？他以爲中國之所以要被外國鬼子欺侮，也就害在那批啾啾呀呀的讀書人手裏。雖然是這樣，大帥對於讀書識字的人却又十分恭敬；他覺得這些傢伙確實有點兒神祕，會做什麼詩啊，寫什麼對聯啊，那年大帥自己五十歲的壽辰，楊參謀長親手撰寫了一堂壽屏送給他；他雖然不知道裏面究竟寫了些什麼，但拿來掛在廳堂上看看，倒也怪有意思的。所以他曾經說過：—

——要是世界上沒有了這些酸溜溜的讀書人，說不定會減少許多花樣的玩意兒哩。大帥雖不能讀書識字，但他有到一身好武功。大家都知道曾大帥是出身於綠林之中的，自幼便跟着前輩學會了當鬍匪應有的本領；譬似打悶棍，劫財神，用袖箭射開口雁，站在馬背上趕路程，這些功夫他全很精通。尤其是大帥能夠反坐在馬背上用兩手同時開鎗這套武藝，簡直連他們的同夥都個個稱讚的。

曾大帥從十九歲那時候起，就做了大股鬍匪的頭目，此後十多年的光景，始終是率領了數千個弟兄在××關外的山叢中過活。大帥對於自己這種擄劫工作，也時常有剝削的詛咒；他明知道這是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的行爲，長期繼續下去是總不大適當的。然而一旦放棄了呢，卻又找不到適合於自己的職業，一個做過鬍匪的人是早被擯棄於社會圈圍之外的，誰有這樣大的膽量，敢同他生活在一起？其實，人類生活的競爭，原和盜匪的搶劫沒有多大分別；商人的投機謀利，官吏的剝削人民，其方式雖各有不同，而目的是一式一樣地奪取別人的所有，

倒反不似當鬍匪來得乾脆。思念轉到了這一點，曾大帥彷彿問心無愧似的決計繼續幹下去再說。

大帥對於他部下弟兄的愛護，簡直較之父母的愛護兒女還來得利害；他寧肯讓自己餓一天沒有飯吃，卻不願意使弟兄們有一個人缺少酒喝。每逢做着了一筆好買賣之後，他總是很公平的分散給大家享受，從來不會使自己拿得多一點，或者揀一些珍貴的東西私自藏起來。因此，弟兄們對於大帥的擁護，也永遠是忠誠可靠的。

雖然是一夥幹殺人越貨勾當的鬍匪，他們相互間的情感以及一切行動，都由大帥定下鐵一般的紀律來維繫着，統率着。就拿打劫這樁事情來講：大帥只准弟兄們去擄搶過路的官吏和富商紳士之類，對於窮苦的百姓是連一草一木都不准碰動的。在可能範圍之內，大帥也常常勸戒弟兄們要竭力避免傷害事主生命的動作。但設或偶然帶住了外國人，則因大帥從小就可惡「洋鬼子」之故，從來沒有一

個是僥倖生還的。此外尚有姦淫這樁事，也是大帥所痛恨的，某次有一個弟兄乘醉強姦了鎮上的一個年青寡婦，大帥甚至氣得親手把他槍斃了。爲此，在關外一帶鄉裏的居民，對曾大帥部下弟兄們，一點不因爲他們是鬍匪而顯得害怕，並且彼此間還有到極親密的感情，每遇官廳方面派了軍隊要來剿匪的時候，鄉民總偷偷地先來通風報訊；好讓大帥這一夥人避到安全的地方去。這樣，在無形之中，曾大帥彷彿已經是關外百姓所公認的統治者了。

時間儘是埋着頭向前邁進，曾大帥在××關外的勢力也日益擴大了；他們這一夥已經佔有了很多的地方，人數也越聚越多起來，組織比先前更爲嚴密。這情形，漸漸爲朝廷所注目，他們知道對曾大帥這一般鬍匪用武力去征剿是不見得有什麼效用了，於是轉變計劃，派人和大帥商量將他的部下收編成正式軍隊。這辦法剛巧與大帥歷來想棄邪歸正的念頭很照合，他就毅然答應下來，但另外附帶的條件是求朝廷給他一個紅的「頂珠」戴。所謂頂珠這東西，迺是清朝官吏品級的

標識，是戴在帽尖上的。大約紅色的頂珠是九十品的下級官吏用的，職位非常之卑小。當時曾大帥却並不懂得這些；他以為戴紅頂子的人勢必是大官，因此，便拿這事情當作條件要求着，朝廷的代表很聰敏，馬上將錯就錯的答允了他。那時的大帥，可真樂得要跳起來啦。

戴了紅頂珠以後的大帥，對於部下的約束是更為嚴厲了，並且在士兵的訓練工作上，也比從前進步得多。另一面，大帥又儘量招兵買馬，竭力擴展他自己的實力，這樣一直到民國成立後的十二三年，曾大帥竟一躍而為全國最有力量的大軍閥了；他的一舉一動足以左右當時政府，在全盛的某一時期中，大帥的勢力曾經支配到長江流域的幾個省份裏。從這時候起，曾大帥的威名也就遍佈全國而為人人所震驚了。

至於「大帥」這個尊稱，其實也是在那時方纔開始的。

一一

算來是宣統二年的光景，曾大帥還統率舊部，坐鎮在關外一處小縣城中。其時大帥已經是三十五六歲的中年人了，他的精幹，猛勇，均不稍減於昔日，而在談吐舉止這一方面，還有到很大的進步；他從過去底實生活的多方接觸之間，學會了不少的世故，增長了不少的機智。因此，在當時一般做官者應有的氣質，曾大帥也逐漸宣告形成，雖然在學識上他卻依然和以前一樣的「目不識丁」。

自從庚子年八國聯軍之後，帝國主義的勢力好像蛇一般地在中國的領域中抬頭起來。每個地勢比較重要些的城鎮，全充滿了外籍僑民的足跡，他們仗着自己國家的暴力，時常毫無理由地來欺凌當地的中國人民，而中國的官廳則又囿於帝國主義者的淫威，始終不敢提出來交涉，於是僑民的氣焰，也就一天囂張一天了。曾大帥所統治的地方，由於鄰近海口之故，也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受着日本僑

民的蹂躪。夙來就痛恨「洋鬼子」的大帥，對於這些不平的事情真是憤懣到極點了，他老是期待着有一個日子可以報仇；痛痛快快地同「洋鬼子」幹一下。

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觀察當時曾大帥那個小縣份，那簡直還是一個很簡陋的村鎮；全城中僅有一條比較寬廣些的大路，路的兩旁多半住着日本的僑民，以及一些日本人開設的店舖。這條大路的建築當然也不會怎講究；祇是用點黃沙泥來鋪鋪平而已。所以在平常天晴的時候，路面倒還像樣些，如果一遇下雨，立刻滿路全是泥漿，溜滑得連一步路都不容易走。隨後經過許多行人來往踐踏，於是慢慢地才有一條狹仄得只能容一個人走的小路，在泥漿之中顯現出來。這樣情形，於每次一下雨之後，總得延長到四五天的樣子。

有過一回，一樁不平凡的事件竟然在這條泥濘的路上騷動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在一次大雨之後的第二天下午，曾大帥部下的兩個兵士從這條路上經過，剛走到一半的時候，對面湊巧來了一個日本女人，兩方越走越近，終於在路

的中段堵住了。在日本女人這方面，一向就很卑視中國兵士的，她故意站着不動；意思是要兩個兵士讓她，對方這兩個傢伙呢，個性也非常強硬，對於當地的日本僑民當然不會有什麼好感，女的態度既然是那樣不客氣，他們也就站定了不讓。

局面稍稍延長了一點時候，女的忍不住罵了幾句，這一來，那兩個兵士也發起脾氣來了，順手一推，就把日本女人摔倒在旁邊泥漿裏。女的自然不肯甘心，一壁蹲在地上叫罵，一壁捧了大堆的泥漿向對方拋過去，兩個兵士的全身被弄髒了，因之又重興走回頭來，把女的狠狠地打了一頓。這其間，住在路兩旁的日本僑民看不過意，他們集合了一羣人，也把兵士包圍起來痛毆。

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兵士回到營裏，又把這事情加上點色彩告訴同營的弟兄們，不用說，這樣重大的侮辱是無論那一個頭腦簡短的弟兄聽了都要發氣的，結果竟糾集全營的同夥，把所有在路旁的日本僑民底住宅和商店全搗毀了。於是，

這件原由很細微的事情，就被釀成了難於收拾的場面。

案情報告到日本領事署之後，照例當然要向曾大帥這邊提出抗議。然而那位日本領事一向就知道大帥是爽直得很難對付的，萬一不湊巧，說不定會把事件弄得更棘手。爲此，他預備將肇事的始末情形報告駐在京裏的日本大使，直接向朝廷交涉。如果事情真的要照此辦法，這對於曾大帥自然不大有利益的，於是消息傳佈開去，當地的百姓們全很替大帥那顆「紅頂珠」耽心。但大帥本人却鎮靜得似同平日一樣，他對於這非常的禍患，彷彿早已籌劃好用什麼樣的策略去應付了。

二一

事情發生後第三天的早晨，曾大帥拿着兩枝手槍，連衛兵都不帶一個；獨自騎了馬上日本領事署去了。

領事接見大帥之後，便開始這場非正式的外交談判：——

「關於這次我部下弟兄們肇事的案件，聽說領事預備報到京裏去直接交涉，所以特來拜訪！」才坐定的大帥，就這樣伸述自己的來意。

「是的，因為謀手續上的便利起見，這裏確實預備這樣辦理的，不過曾先生如果有什麼意見，我們也不妨從長計議一下。」

「意見嗎？哈……哈哈……」大帥毫無理由的猶笑起來，臉色非常可怕：「我是一個帶兵的粗人，根本就不敢有什麼意見。但是我以為這回肇事的人是我底下，那末領事爲什麼不能問我辦交涉呢？」

「因爲事件太複雜，恐怕我這裏辦不了。」領事很侷促的答覆着，連頭都不會擡起來一回。

「那有什麼辦不了的道理呢？只要領事明明白白地對我說，什麼都可以照辦的。如果一定要堅決地報到京裏去，那就顯見得領事是有意要和我作難啦！」

聽見這樣單刀直入的口吻，領事簡直有些不敢相信大帥是說着真話；他以為對方也許是有意來開玩笑的。然而看看大帥的臉色，卻又非常的誠懇。這樣，領事又覺得很可以利用這機會來佔一點便宜，於是他也開始來試探大帥的態度了。

「假使曾先生一定要把案子在這裏交涉，也並非絕對不可能的。像這樣瑣碎的事情，只要你能夠依照外交的手續辦理，其實也是很容易解決的。」

「對啦！對啦！」大帥裝出樂得要跳起來的樣子：「領事真是最夠朋友的人，不過我不是外交家，什麼事都不懂得，只要領事怎樣說，我就怎樣辦得啦！是不是？」

曾大帥這種直率到不能再直率的態度，幾乎使領事要忍不住發笑了。他更相信這回交涉的勝利是無疑的：「依照外交上的規矩，那麼你的部下無故毆打我們的僑民，首先應該道歉，其次是被打傷者的醫藥費，應該由你們負責，至於被搗毀的一切損失，也應該由你們那裏賠償。」

『就是這三條嗎，沒有別的？』大帥好像懷疑這條條件太簡短似的追問。

『只要這三條就可以了。』

『好……好好……一准照領事所吩咐的辦，毫無問題的，絕對沒有問題的……』曾大帥竟然很輕鬆地答應了領事：『不過我是早就聲明在先的，我不是外交家，所以什麼都不懂得。但是你的僑民無故打了我的弟兄，首先也應該向我們道歉，兵士被打傷，醫藥費也得由你們這一邊負責，此外還有很多弟兄的衣服全給貴國僑民撕破了，這當然也應該賠償的咯！這三種辦法，我全是根據了領事方才所說的外交規矩而提出來的，大約領事總也可以答允的吧？』

出乎意外地，直率的曾大帥如今居然也不大直率起來了：他是用了更狡猾的手段來對付這狡猾的領事，使對方自己陷落於無理的矛盾中，然而這樣的辦法，當然也不是日本領事所肯答允的。

「這樣豈不是雙方對銷了嗎？那我可不能答允的！」

「笑話！」大帥的態度驟然嚴重起來，「外交的規矩難道只是爲保障你們日本僑民而定的嗎？領事既然沒有誠意解決，儘管可以向京裏報告，那是最好沒有事。但是我想問一問領事，可曾知道我姓曾的從前是幹什麼的！」

曾大帥拍着自己的胸脯，走向領事這邊來，他彷彿急待答覆似的死瞧着對方的臉，眼睛一動也不動。這事情可真使領事爲難啦，曾大帥是鬍匪出身這一點，到現在早已變成了公開的秘密，領事當然也很明白，然而眼前要他當了大帥的面說出來，則又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事。因此領事祇能沉默着不回答。

「老實說：我姓曾的是當鬍匪出身的……」大帥看見對方胆小得不敢回話，他就自己直說了：「所以這回如果你一定要報到京裏去，至多是我這顆紅頂珠攪掉了。反正我也不大願意幹這勞什子的差使，等我重做了鬍匪之後，我再來同你攪一下吧！」

曾大帥說完之後，頭也不回的就往外邊跑出去了。這一來，領事真的發急起

來，他知道大帥是一個說幹就幹的傢伙，萬一真的再來攪一下。這裏全體僑民的生命財產，勢必非常危險。於是他立刻傳令給領事署門口的守衛，趕快把曾大帥攔回來商量辦法，誰知機警的大帥，早就想到這點，在將近門口的時候，他就摸出帶來的兩支手槍，同時把兩個守衛都打倒了。跟着便跳上自己那匹停在門前的馬，似飛一般的奔回營去。

當天晚間，日本領事親自來拜訪曾大帥，立刻答允把這案子雙方註銷。至於被大帥擊斃的兩個領事署守衛，領事也沒有提到。

四

曾大帥在兩年之前，彷彿是遭了某國浪人的暗算；被炸彈轟死了。

大帥一生留下來的故事真不知有幾多？然而這裏所記述的一件，却並不像大帥討過幾位姨太太那樣的故事一般地爲大家所熟識的。也許這就是曾大帥生平最

光明的一樁故事吧！

鐵蹄下

甘克辛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上午九點多鐘了。

昨天他輪值了夜崗，所以此刻精神上感覺到異樣地疲倦。睜眼看看同房間的伙伴，全都走出去了；其中一部份自然是派出去站崗的。他知道時間已不容許自己再有休息的機會，於是敏捷的從舖位上坐了起來，俯身下去穿那雙十分笨重的皮鞋。

在舖位左首的小桌上，甘克辛展開了一份當天的中國報紙，他用了很慎重的目光，去檢尋關於祖國印度的革命消息——自從今年春間，印度的先覺人豪甘地氏破壞鹽法以來，這久期醞釀的弱小民族底獨立革命運動，終於爆發了第一朵燦爛的火花，這些飄泊在異域的愛國志士，沒有一個不是熱烈地希望着被踐踏在英吉利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祖國，從這巨大的鬥爭中光復過來。

記得昨晚從崗位上卸差回來時，曾經在電車上碰到兩個中國青年在談論印度的革命事變，隱約地，甘克辛彷彿又聽到了甘地氏入獄的傳說。當時他並不十分相信，然而這不幸的消息，此刻果真被報紙上的記載證實了。他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很憤懣地把報紙放下，轉身到房外去打水洗臉。

停了一刻，他重又回到房裏來。從舖位上拾起一條長長的紅布，對着鏡子向頭部包紮。爲了這條紅布，甘克辛時常會感到一種嚴重的恥辱——那年他初到上海來當巡捕的時候，常聽到一些中國人稱他「紅頭阿三」，這個稱呼的意義，起先他一點也不明白，後來向幾個資格較老的伙伴查問了一下，纔知道上海人把玩巴戲的猴子都叫「阿三」，猴子總是捧起了鮮紅的屁股給人們逗弄的，所以「紅頭阿三」這個名辭，顯然諷刺印度人是被別個民族玩弄的亡國奴。這種巨大的侮辱，在上海的印度人，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痛苦地感受到的，然而因爲自己種族的淪亡，要反抗也是不可能的。想到這一點，甘克辛有時真恨不得將這條紅布撕成

粉碎。

慢慢地吃完了一點麵包和涼水，轉瞬又要輪到他上差的時間了。他將身上的服裝整理一下，預備到領班的捕頭那裏去報到。

突然，他聽到從隔壁房裏傳過來的一陣慘痛的呻吟，於是他又想起那個被英國籍的偵探長擊傷了腿部的同伴却度來了——却度是一向在靜安寺路西段站崗的，三天前爲了指揮交通，阻遲了一個英國探長自己駕駛的汽車，那探長竟不問情理，用手鎗在他腿上擊了兩下。現在却度的右腿已經因爲骨骸的碎斷而殘廢了，然而捕房方面並沒有對探長有所處分，原因當然由於探長是英國人。

甘克辛急速地走到隔壁房裏來，他眼看着却度抱了那條殘廢的右腿，在舖位上低聲哭泣着。一種濃重的悲憤像刀似的刺入了他底內心，他不自主地流淚了。

「好了一些沒有？」

「感謝你！還是那樣痛得很利害呢。」

却度把臉掉向甘克辛這一面來。纔說完一句話，又忍不住痛的叫喊起來了。

「我去報告捕頭，再請醫生來診治一下吧。」

「別再去向這些魔鬼乞憐吧，假使能夠就此讓我死去了，倒也是一樁痛快的情事。我們與其活着受英國人的虐殺，還不如死了自由一些。這種永遠不斷的精神上的痛苦，我真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聽了却度這些消極的話，甘克辛立刻又想到祖國澎湃着的革命運動了。他頗想找一點可喜的消息，來安慰這個直接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傷害的同伴，然而在整個的腦海中，他能記憶得到的，祇有方纔報紙上關於甘地氏被捕下獄的記載。可是這樣的消息，顯然又是不適宜讓心靈和身體都受了創傷的却度知道的。

「不要說這樣消極的話，祖國的革命隊伍正在勇敢地前進，我們的自由也許就在眼前了。公理是終究要戰勝強權的，我們須要康健地生存着，等待機會來的時候，立刻起來反抗。」

「努力吧！希望能夠像你所說的一樣。」

却度說話的聲音高了一些，臉上現出幾絲苦笑。兩人間闖入一剎那的沉默，甘克辛從衣袋裏摸出錢來看了一下，他知道不能再在這裏耽擱下去了，可是他總有些放心不下這個孤獨的伙伴。

「要不要吃一點東西呢？」

「謝謝你給我一點水喝，別的不想要了。如果有中國報紙，我倒很想知道一些祖國的革命消息。」

「有的，讓我去拿。」

甘克辛走回自己房裏來倒了水，可是重走過去的時候，却沒有把報紙帶給却度。

「報紙沒有嗎？」

「沒有，我這幾天沒有買中國報紙看。不過祖國的革命局面是很順利地進展

着……」

爲了不忍使甘地被捕的消息，甘克辛無可奈何地撤了這個謊。他正預備裝着很樂觀的口吻說下去的時候，走廊上的警鈴忽然響起來了，這是一種緊急召集的信號，他祇好立刻趕到操場上去集合。

操場上集合一大羣武裝的巡捕，其中有的是中國人，有的是印度人，此外還有八九個探員是英國人。捕頭照例是板起了臉孔，啞了嗓子在那裏點名：

「三百七十八！」

甘克辛還沒有站定，捕頭立刻喊着他的號碼。他很急促地應了一聲「有」。點過名，捕頭又命令大家在槍裏實了子彈，說是去捕捉匪黨的。接着來了幾輛紅色的警備汽車，就把這羣人全部裝走了。

在車裏面，甘克辛向一個英國探長詢問去辦什麼案子。

「探長，我們到那裏去了？」

「去逮捕你們這些要想革命的印度人啊，你應該多用去幾顆子彈呢！」

英國探長用了諷嘲的口吻，這樣刻毒地答覆他。

警備車的輪盤滾完了一條街道又向另一條街道上滾去。甘克辛底心忐忑得幾乎從喉管裏跳了出來，祖國底人豪甘地氏下獄的消息，又在他腦海裏閃動着。

大約是在甘地開始破壞鹽法之後，居留在上海的一部份印度人，祕密組織了一個團體，預備結合熱情的愛國份子，作祖國革命運動的聲援，許多醒覺的充當巡捕的印度人，也都來參加這個組合，所以英國領事館委託捕房用盡各種方法來偵查這團體的所在地，却始終得不到確實的踪跡。這次甘地被捕的消息傳來，團體的主持人就立刻要召集緊急會議，準備向駐在上海的英國領事去示威。不料事情竟給捕房探聽明白了，因此就派了大批探捕來拘捕。

如果甘克辛在事先就知道了這許情形，那他無論如何總要冒險設法通知團體

底幹部同志的，讓他們可以預先逃離開去。無奈曉得這樁事情，已經在坐上了警備車之後，現在眼看着汽車快要駛近目的地了，他縱使百萬分的焦急，也是無補於事的。他深感到帝國主義者用心的狠毒；他們親手虐殺了印度民衆還不夠，甚至要當巡捕的印度人去逮捕那些爲祖國奮鬥的革命志士。

以大隊的武裝探捕去逮捕一班手無寸鐵的羣衆，當然是最輕而易舉的事情了；所有參加這個祕密組合的印度人，終於在強暴的武力威脅之下，全部被捕了。被捕頭監視着的甘克辛，也祇有忍着滿腔悲憤，抓住了兩個素來認識的青年。

被捕的羣衆是出乎意外地多，開來的幾輛警備車已然雖經裝得滿滿的，却還留下六七個人擠不過去，捕頭就派了英國探長和幾個印度巡捕押了他們走回去。湊巧甘克辛也是派在裏面的。

因爲是印度巡捕拘捕了印度人，沿途的觀衆都發出驚奇的呼聲，其中有些年青的學生，竟然高聲叫罵起來了。甘克辛明知自己被旁人誤會是一個無恥的走狗

，然而也是沒有辦法可以辯白的。

「甘克辛，我料定你可以升捕頭了！」

左手抓住的那個青年，向甘克辛作辛辣譏刺。接着，右邊的那一個也開口了

：「我想不出一星期，他一定會升級的。」

甘克辛並不立刻回答他們。他裝着很鎮靜的狀態，掉頭過去望了望跟在後面監視的探長，然後以極低的聲調，對他們誠懇地解釋：

「請你們不要誤會，在我出發之前，實在沒有知道是來拘捕你們的，我那裏願意幹這種卑鄙無恥的事情呢。現在英國探長又是緊緊地跟在後面，我也是沒有辦法，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援救你們的。」

「不必這樣着急，我們很願犧牲自己來成全一個同胞的升官，這是整個印度民族的光榮啊！」

刀一般的諷嘲，使甘克辛陷於深沉的慚愧中。他知道這點重大的誤會，決不是用言語所能解釋清楚的了，除非是立刻把他們放掉。可是當真放了他們呢，自己已是免不了受苦。他知道這兩個年青人是團體中的重要人物，捕房雖然不能夠把他們處死，至少也得監禁三五年，被監禁的人是不能再有什麼活動的，實際還不是和死了一樣？缺少了這樣兩個勇邁的青年，對於整個的革命運動，又是如何巨大的損失呢？

當他這樣紛亂地躊躇的時候，兩個年青人依舊不斷的諷罵着。然而離開捕房的路程，已經是越走越近了。甘克辛的心焦急得快爆炸起來，兩腿像拖了鐵練似的笨重，幾乎連路都走不動了。放掉這兩個青年的意旨，又在腦海中展開：——如果不放掉他們，將來一定會受數千萬人的痛罵和指責。況且放掉了他們，也不見得有死罪。其實，爲了成全兩個爲祖國奮鬥的志士而犧牲自己底生命，也是極應該的事情。

甘克辛把自己和兩個青年的價值，翻來覆去地權衡着，甘地氏下獄的紀載，和却度在床上呻吟的情形，又在眼前閃過。他底手顫慄得一點氣力都沒有，淚水流滿了臉部，他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卑劣，和眼前兩個年青人的偉大。

在一處冷僻的路角上，甘克辛終於把兩個青年放掉了。

「你爲什麼要把這兩個罪犯放走？」

捕房總巡坐在辦公桌旁邊的轉椅上，嚴厲地審問着甘克辛，臉部猙獰可怕，眼睛像死了的金魚似的突出來。甘克辛是被兩個英國捕頭拉着，手和脚都上了鐐銬。

「無意的。」他答。

「還是無意的，你騙誰？」

「的確是無意的，請總巡寬恕我！」

「哼，你還想狡辯？」

總警使勁在辦公桌上拍了一句，順手拿了一個墨水瓶，對準甘克辛摔過來，甘克辛却機警地避開了，瓶掉在地上，潑了滿地的藍墨水。總巡格外憤怒了，他很粗暴的站起來，走近甘克辛面前。

「你當真不說嗎？」總巡踢了甘克辛一脚，回頭對兩個捕頭說：「用皮鞭打！」

一陣皮鞭打在肉體上的聲調和慘痛的叫喊，甘克辛昏倒在地上了，他全身都是傷痕，衣服上浸透了血漬。於是，兩個英國捕頭放下了皮鞭，用冷水向他臉上潑灑。

經過了一些時光，甘克辛從創痛中蘇醒過來，他回想到這幾年流落在異邦，受盡那些帝國主義者殘忍的虐待；老母和妻子的被辱，兄弟的失蹤，種種慘痛的遭遇，使他覺得連一纖之微的生趣都沒有，他禁不住哭了。

過後，他又忍痛從地上站來起，以悲壯的聲調，訴述他放走這兩個青年的理由。

「不錯，那兩個青年的確是我放走的，可是總巡應該知道，世界上的人類，決沒有不愛護他自己底祖國和民族的，我是印度人，當然要愛護印度這個民族，自從你們英吉利帝國主義者滅亡了我們印度以來，我們的同胞沒有一天不是在水深火熱中過着非人的生活，所以我們的革命領袖甘地氏，百折不回地努力於獨立運動，要使每個印度人獲得他應有的自由。放走的兩個青年，也就是爲了我們底祖國而奮鬥的志士，我放走他們，是爲了我們底祖國，爲了我們底民族！」

總巡聽了這些話，心裏覺得十分詫異，他萬萬想不到這個印度人居然有到此前進的思想。於是他故意冷笑着說：

「你真愛國，可惜現在已經是犯了罪啊！」

「爲了民族的獨立而犯罪，死也是很光榮的。……………」

甘克辛的話還沒有說完，左邊的臉上就被總巡打了一下，可是他彷彿沒有覺得痛似的狂笑起來了。

總巡最後的吩咐是：「把他押到牢裏去。」

甘克辛下獄後第五天的上午，却度已經把右腿截去，並且可以扶着木杖行動了。他得到捕頭的許可，帶了一些麵包去探視甘克辛。

「甘地氏被捕下獄了！」却度說。

「我早就知道的。」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我爲你的病體着想！」

「嗯…………」

兩個人全痛哭了。

晚間，甘克辛和却度先後猝斃，據說是服了毒。

沒有菓醬的麵包

一

遲桂花之馥郁中，輕輕地蕩漾着從外院傳遞過來的退課鐘聲。聲調甚憂鬱，彷彿在空間拖了一道長線。

老教授曾立德似同往日一樣，熱情而且幽默地對着這羣青年生徒們講解他數十年如一日的柏拉圖式底人生哲學。教授是一位在嚴肅中仍不缺少慈祥的老年學者，他非常擁護人類社會中一種博大的「愛」；他愛護自己，他愛護那些從自己淵深的學問中教育出來的年青人，甚至對於週圍日常所接觸的一切人與物，教授也不願稍稍吝嗇一些愛護之忱的。在相當的限度中，教授或竟可以把「我」「你」「他」這些含有若干離間意義的字型，全部消滅於「愛」裏邊。然而祇有一樁事是例外；教授並不愛家室。

從人世的洪爐中，曾立德教授把已往四十多年的生活鍛鍊成一柄異樣堅實的鐵錘，孜孜不倦的叩遍了哲學的每一個部門。所以眼前的教授雖說已經是足足有了五十歲的人，在課餘之暇，他仍然不能忘情於著述探討之類的枯燥工作。每天早晨，教授總是遵守着床前那座鬧鐘的吩咐，愉快地在七點鐘之前起了身，略略洗盥一番，馬上就捧着一本書，且行且讀地從屋內走向門前的草地上來散步。晨曦用了柔和的光線撫摩着教授清癯的臉面，於是他舒適地聳一下肩膀，抬頭起來仰望着這間孤伶的小屋子頂上的烟突。依據煙突中噴冒着的煙霧的時間，教授能夠斷定那個邁年的老女傭是否已經把他的早餐煮好了。

教授的早餐，照例是一杯牛乳和兩枚雞蛋，有時稍微豐富些，也不過加上幾片薄薄的麵包。當他一邊在吞嚼着那些東西的時候，一邊已經在計劃着這一天的辦事規程了；有課程的日子就預備一些講義，沒有呢，那自然要寫作一些已經允許了各書局各雜誌的文債。對於這些貪得無厭源源而來的債權人，教授有時也不

免感覺一點厭惡，然而一經想到自己是一個頗負盛譽的哲學家，則立刻就肯定寫作也實在是應份之事。——一個學者探討得深淵的學理而不肯慷慨地供獻給社會，在曾立德教授看來，這簡直是一種卑劣的行爲。因此，這奇特的信念使教授不能不損失許多應該休憩的時間，而在興奮與麻煩交互錯縱之心理狀態中，繼續不斷地寫作下去。所以，眼前的老教授曾立德先生，雖不敢說是「著作等身」，却也由於他那樣多量的著述而漸漸地成爲近代國內哲學界之權威了。

從教授住居着的郊外走到那巍巍然的博文學院，路途的距離，約模有兩里多光景。曾教授逢到應該有課程的日子，總是照例扶着他那根形式頗爲粗陋的黃岡竹杖，在溫暖的陽光下，安步當車地走着。爲什麼不雇一輛車呢？這在曾老教授的用意倒並非爲了省錢，他之所以不願坐車，迺是完全爲了要在清晨中賞鑒些樸質的自然風景，而且在力量可能走路的情況下多走一點路，多少也是有益於身體的事情。當教授每次在路上緩緩地走着的時候，偶爾遇見一些生徒們坐了洋車飛

快地從面前掠過，他總是很高興地喚着他們每個人的名字。說着「年青人，早啊！」這一類的客套話，非常熱情的招呼着。

車輪漸漸地飛遠了，於是教授彷彿失却什麼似的，感覺到一陣薄薄的孤寂。然而當他再想到半小時之後，就有三十多個生徒在自己講壇之下俯案聽課的景況，則又立刻體味着一種充實的生活而沉醉在無限的溫情之中了。

大凡一般學者既被社會公認為偶像之後，往往極容易流入「驕傲」這兩個字眼中去的。對於此種惡劣習氣，曾教授幾乎是時刻在防制着自己的沾染；他以爲一個學者至多祇能以學識服人，若果要用了不得似的氣焰來煊嚇，那是萬萬不足爲訓的。所以教授有時偶爾在考卷中發見一兩個學生不很用功的答案，他總是偷偷地把他們喚到自己家裏來，引用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這一類成語，慈和而且誠摯的告誡一番，接受了勸導的年青人十分感動地回去，經過一夜懺悔，終於在下次考卷上給這老教授以圓滿的答覆。

教授對於生徒們的情感是永遠像春風那樣地溫和。他用了恩威兼施的方式，預備把自己底全部學識傳授給這些年青人，一切疑難複雜的問題，祇要有人起來發問，他總是不厭不倦地替他們解釋。爲了一些難於立刻解決的論點，有時教授縱使明明聽到了下課的鐘聲，也必得等待着論點之澈底解決而退去。

由於曾立德教授這種篤實真摯的熱忱之貫注，博文學院哲學系師生間的情誼，已經有如家人父子那樣切膚的關係了。所以在最近一些日子裏，頗有幾個情感較爲熱烈的學生，爲了曾老教授至今還沒有家室這件事，特別關心地討論着。

二

「教授爲什麼沒有一位太太呢？」

某一個秋之傍晚，終於有三個熱情的學生，爲着要得到這問題的解答而去造訪曾立德教授了。在稍覺黯淡的煤油燈光下，教授以最高度的愉快去接待這三位來得頗爲突兀的青年。當他們婉轉塵述了來意之後，這老年人竟然毫不思索地擲

過一個古怪的反問：

「在你們三位之中，究竟有沒有已經結過婚的人呢？」

回答自然是一連串的「沒有！」

於是曾教授不禁狂笑起來了，他說：「這就難怪啊！你們既然都沒有結過婚，那末爲什麼沒有一位太太的理由，在你們當然也不會懂得的了。柏拉圖不是說過的嗎？——祇有犯過罪的人，纔能夠正確地知道不犯罪有什麼好處。」

「這樣說法，難道教授在若干時間之前，已經結過一次婚嗎？」

「不，絕對沒有，那是可以請我雇用着的老女傭來做證人的。」

從這樣竭力否認的回答裏面，一個靈敏的學生忽然抓住了曾教授的一點矛盾

「教授既然也是沒有結過婚的人，那末所謂沒有一位太太的好處，又是從什麼地方體會得來的呢？」

「這是，這是……」教授彷彿很窘似的找不出適當的回答，他深深覺得這個年青生徒底生命力之強烈。強烈的生命是多麼可愛啊！於是教授帶着欣慰的笑容，走近了對方的身旁。

「可愛的年青人，你實在是太利害了！啊……」

隨着一聲輕微的嘆息，教授用手在那個年青學生的肩上拍了兩下。一種異樣的沉默闖進了空間，驟然把他們底話之泉剪斷了。然而這沉默立刻使曾教授感到一些不安，他明白自己必須設法來變換一下空氣。

「我以爲……」這樣開了口的教授，又重復走向原來的座位上坐下：「世界上一切事件的經驗，果然要從自身底經驗中得來，然而也有很多的經驗是可以間接從別人底經驗中得來的。就像方纔所說的那個問題吧，誠如你們所說，我自己既然沒有結過婚，又怎樣能夠知道沒有一位太太的好處？可是，年青人，你們總該相信，我自己雖然沒有結過婚，我卻有很多結過婚的朋友；他們有的是夫婦倆

很安適地生活着，有的是死去了賢良的妻子而鰥居着，有的是在離開了一個妻子之後，又和別的女人同居起來。這種種情況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從他們每人談話中所得來的經驗，都可以使我知道沒有太太是確實有些好處的。自然，我也知道你們並不缺少一些已經結婚的朋友，可是他們有多大歲數？結婚了多少時候？這樣一想，你們總該完全明白了。」

教授很興奮的說完了這一大堆話，他以為如此總可以使三個生徒滿足了。然而事實卻巧和曾教授的理想相反，因為這三個熱情青年之來，多少是含蓄着探聽一些秘密似的用意，如今教授既不能在本題上給他們一個答覆，則縱使用盡了最尖端的理論，也是很難使他們滿足的。

「教授的理論，實在是非常充份的，不過我們還想知道一點所謂『好處』這兩個字的內容。」

一種強有力之反射，教授彷彿很為難地笑起來了。

「內容，這真是頗爲抱歉的事，恕我不能直說了，因爲這裏邊包藏着三十年來不願告訴人家的哲學；是一種秘密的哲學！」

「不能公開的祕密哲學，豈不是很難成爲一種思想的嗎？」

「這是很難判斷的，我以為在人類社會中，一切思想都有兩種不同觀點的存在；一種是正的，另一種是反的。大約正的是最初的發見者，反的自然必較遲一些，等到正反兩說各自成立之後，一定還有一種調和論者之產生。調和論是不能成爲有永久的名辭的，因此，當正的和反的都被調和論推翻之後，調和論者本身也就隨之而變成正的了，於是再有反的，再有調和論者……如此循環不絕地交替下去，思想也就永遠被爭奪於正反之間了。所以我這種不能公開的祕密哲學，至少也在我個人是絕對可以成爲一種思想的。」

問題推進到這裏，終於被曾老教授擒住了綱領而投入於深淵的大海之中，眼前這三位年青人是茫然了。並且從這年老人的態度上看來，顯然已經有着難於尋

根究底的堅持，他們也覺得若再追問下去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了。

於是，三人中比較更伶俐的一個學生，隨即很技巧地把他們的來意作了另一種解釋：

「得到教授那樣透澈的答覆，我們已經認為非常的欣慰了。不過我們總以為像教授那樣年老的人，如果沒有一位太太是未免太孤獨一些了。所以這次昧然造訪，全然是想把這層意思轉達過來呢。」

孤獨，這兩個字彷彿是一枝暗箭，乘着會教授猝不及防之際，突然刺進了他的心，並且從他博大的「愛」之軀殼中帶出了久藏於這老年人內心的悲哀。因此，教授在這一瞬間的情感，簡直緊張到難於形容的境界了。他避開了三個年青人凝視的目光，默然低下頭去。

許多的「孤」字和許多「獨」字在曾立德教授眼前織成了一片煩惱之網。

「年青人，感謝你們的好意！然而我是一個素來就不懂得孤獨的老人！」

深沉的黑夜中，老教授以近乎傷感的語調，送別這三位熱情的生徒。

三

秋老了。

曾立德教授自從那次被三個生徒訪問以來，他底心境也彷彿隨同着季候之變遷而日漸肅殺了。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教授因為竭力要把自己底全部生命寄生於學問上面，所以縱使有時遇到若干逆意的事件，也絕對不會有過十分掃興的感覺。然而就在最近的一月間，這老年人竟一反昔日滿不在乎的個性，時常從生活之圈圍中找尋一些浮薄的缺憾來痛苦自己。

由於上次來造訪的生徒們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的答覆，在一些熱情而又好事的學生之間，不免紛紛捏造出很多非事實的議論來；有的以為曾教授是經過多次戀愛的失敗而消極，有的以為他在年青時也許做了什麼不規則的事情，所以沒有女人願意和他結婚，還有一些更為離奇的推測，則認為這老年哲學教授一定在生理

上有些不甚完備之處，所以失去了結婚的權利。諸如此類的謠傳，風一般地吹遍了博文學院的每一間屋子，因之教授偶爾聽到一兩句的時候，就立刻會非常憤恨地歸罪於那次來訪問的三個生徒。

年青人真是太野蠻了！——這樣一個觀念佔據了曾老教授之整個心理，漸漸地，他已經不如先前那樣愛護他的生徒了。

對於教授近來種種變態的情形特別感到驚訝的，是那個服侍他二十多年的老女傭。從這位老主人的求學時代起，直到他成爲一個權威哲學家的現在，其間一絲一毫的變遷，她都是親眼所看到的。就說教授沒有家室這樁事，起初她也是非常懷疑的，在後日子過得多一些，於是她漸漸覺得主人因爲專心愛好教書和寫文章的生活之故，即便娶了太太也不見得會增加什麼家庭樂趣的，況且教授在起居飲食方面，一點也不會感到沒有家室的苦痛。這樣一想，事情就不再使她詫異了。所以如今看見主人每天坐立不安的狀態，簡直是一個很使她費解的疑團。

其實，真要找出曾立德教授煩悶的線索，也並不是一樁十分困難的工作。在教授近來一舉一動之間，儘有着很多蛛絲馬跡之處；最大的特徵，即是他對於博大的愛之懷疑。以前的教授是非常崇拜大我之愛的，他以為組織人類的唯一條件，迺是一種普遍的同情，世界上所以循環不絕地鬥爭，也就爲了這種同情心的缺少，爲了企求理想的實現，教授不惜犧牲屬於小我之愛的兒女私情，而以太我的精神來從事於學問上的努力。可是從最近學院中對於他沒有家室這些刻毒的議論看來，教授不禁深感到自己這種理想不能爲人諒解的苦痛了。

一個在思想上驟然受了重大打擊的人，往往很容易覺得友誼的溫暖。於是素來很少拜訪朋友的曾老教授。近來也不再專心於寫作之類的事情而常常出去走動走動了。久被教授疏遠了的友人們，對於這位老年人的突然降臨，多少總會發生一種新奇的感想。因此在方便的機會下，大家都用了很巧妙的辭令來探詢他的究竟。

「在近期的許多出版物上，爲什麼很少讀到你寫的文字？」

被這樣盤問着的教授，似乎頗爲欣喜地得到了一個發洩的機緣，於是用着「寫作有什麼用呢」這些反詰口吻來開始，接着便水一般地流出了他滿腹的牢騷。然而這種方法經過兩三次的運用，仍然不能使他從友誼中獲得一點之微的同情。爲此，曾立德教授重復陷落在無窮的苦悶之中了。

難道人類竟然寡情到如此地步嗎？——一個疑難的問題橫到在曾教授眼前，隨着還有許多歪曲的答案在他腦際盤舞；說是由於友情的淡薄之故吧，教授是絕難相信自己竟會連一個知己朋友都沒有的。說是理想的水準過高吧，則世界上儘有很多更高的理想家獲得廣大之同情。然則自己究竟是失敗在那一點上呢？這樣反覆研究着的時候，曾老教授似乎又覺得這一切痛苦，也許都是十分冤屈地被命運捉弄着了。

將失望歸結於命運，從命運再推想到自己生活上之有否缺憾。於是在教授把

自己底生活和朋友們底生活作了一次對比之後，終于恍然發見了使他苦悶之源。

苦悶從那裏來的呢？

因為曾立德教授沒有家室！

四

一個出乎意外的消息：繅居了五十年的曾立德教授忽然結婚了。

印着金字的大紅喜帖遞送到曾教授底每一個親戚或友人手中時，大家都是非常驚奇地討論起來；他們以為像教授那樣年老的人還要結婚，多少總會帶着一點難言的神祕。其中更有幾位不很老成的人物，甚至竭力思索着一些調侃的對句或是購辦一些含蓄深意的禮品，預備在婚期那天送給這位老年新郎。其後消息傳播得更為普遍的時候，甚至在新聞紙的本埠欄內，教授的結婚消息也被用了鮮明的格式載出。

被教授娶作太太的，是博文學院院長汪鎮明博士的一個獨身了三十多年的妹

妹。這重巧合的姻緣之造成，大約是兩月前曾教授把自己的苦悶向院長直訴了以後的事情。由於夫婦倆過去生活的相當近似，所以在蜜月中的曾老教授，其歡樂之情是難於形容的。每天起身的時間，這老年人當然不再像先前那樣早了，並且在起身之後，教授更犧牲昔日看書與散步的習慣，改用了和太太談笑的課程來代替着，至於著述之類的工作，有時也不免被新婚的熱情吞蝕了若干部份。

逢着要到學院中去授課的日子，曾教授不再爲了貪戀於田野的自然景色而獨自在途中緩步，於是向來和教授沒有什麼關係的人力車，如今也常常載着這位神采煥發的老年人，在郊外到博文學院的路上往來者。甚至連那根素爲教授所鍾愛的黃崗竹杖，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竟被懸掛在後門簷下，任隨老女傭用來晒晾衣服了。

這樣，在不知不覺間，曾老教授於陶醉的生涯中，竟已消磨了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

由於教授在寫作方面的驟然減少，近期的權威哲學家曾立德先生，已遠不及以前那樣為社會所注目了，一些較為嚴刻的批判家，甚且用了「落伍」之類的名辭，聯綴於教授底姓名之上。這種種不甚佳妙的現象，使愛學問如生命的曾老教授，漸漸感覺到一些恐懼。於是，每晚等待太太睡着了以後，教授總是偷偷地獨自爬起來，在深夜中繼續從事於著述的努力。然而這些情形不僅使教授本身受着相當的痛苦，並且一被太太發覺之後，也是非常難於得到允許的。

同樣，在課程這一方面的情形，教授也不能保持昔日那種嚴肅認真的態度；而常常用了近乎敷衍的方式來搪塞過去。每次上課鐘打過之後，總得遲落幾分鐘辰光，方始看見曾老教授緩緩從走廊上進來，懶散地推開了教室左首的門，便一壁點着頭，一壁跨上了講壇。在零亂無緒地講解着課程的教授底心上，時刻會浮出一些關於家裏各種瑣事的雜念，祇要稍微休停一下的時候，教授甚至可以從任何物件上邊讀出他太太最得意的姿態。好容易把一秒一分的時間挨了過去，於是

教授只待第一響的退課鐘聲從外院傳遞進來，就立刻逃遁似的離開了教室，離開了博文學院的大門。

這一切反常的行動，在教授自己也許還沒有留意，但在那些年青的生徒們看來，大家都覺得這結過婚的老年人是完全變了。不久，一種對教授表示不滿的論調就逐漸從學生方面盛熾起來。

日趨嚴重的空氣，幾乎把曾立德教授所有的盛譽和功勳全部動搖起來了。因此，這位浸沉於小我之愛中的老年學者，也深感覺到自己如果再不設法改變一下生活方式，結果一定會有不幸事件的發生。然而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地容易解決；因為在太太那一方面，眼前對於教授之熱愛程度，顯然難以理智來使她壓制下去的。

如此，教授不能不略費一番唇舌了。

「爲着保持我們日後的幸福，我覺得在生活方式上，頗有稍微改變一些的必

要呢！」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太太有些突兀的感覺。

「因為近來外邊對於我的批判非常惡劣，這事頗足影響到我在學術界所有的地位，同時在學生方面，聽說也有很多不滿意的表示。這些糾紛自然是由於我近來的懶散而引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要使自己振作一些！」

「那有什麼不好呢？不過我也很明白；你的意思是因為和我結了婚之後，使你在學問上的努力受了阻礙。可是我倒要問你：結婚既然是那樣一樁無益的事，你又何必和我來結婚呢！」

如意料所及的，太太果然不高興了。局面弄得非常僵，教授着實有些拙於應付之勢。於是祇有分辯：

「妳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絕對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又是什麼呢？」

「我是要求妳容許我每天能夠多做一點事，因為妳有時太顧惜我的身體了。」

「你儘做好啦！誰來阻止你？不過你也得想一想，當你每次去上課的時候，這屋子裏就祇留下那老女傭和我兩個人，簡直是寂寞得使人坐立不安似的。好容易等到你回來了，卻又說不到三句話，你就去看書啊，寫文章啊，孤伶伶的把我拋在一邊不理睬，這種情形我已經是受不了啦！你現在倒還要多做……你做好了……」

一種近乎吵嘴的形勢被太太展開了，她似同世界上的每一個女人一樣，立刻倒在牀上哭泣起來。曾教授呢，此時除掉用盡了所有的安慰字句竭力去安慰之外，自然不會再有勇氣把問題追論下去。

「女人對於社會有什麼用處呢？她們真像……」

像什麼呢？曾立德教授總覺得在這問話之中，有到難於譬做的哲學之存在。

五

聖誕節之前夜，曾老教授終於悄然離開了家。他什麼話都沒有留下一句；僅僅寄了一封信給三個曾經在一年前訪問過他的生徒。

三位可愛的年青人：

我走了，當你們接到這封信的時候。

記得在一年前的秋天，你們曾經爲了我沒有一位太太之故而來訪問過我。當時我不是回答過你們的嗎？「沒有太太是有一些好處的」。雖然其後我因爲你們這次訪問而娶了太太，可是這句答話卻更被事實證明了。所以我現在要離開家！

無論如何，我總以爲一個生存在「小我之愛」中的人，決沒有生存在「大我之愛」中的人來得有意義。昨日之我，是從前者蛻變爲後者，其間頗有很多對不起你們之處，自己也十分知道。如今，我又將拋棄了小我，而回復

到博大之愛中去了。這消息總應該讓你們爲我慶幸吧！

近來我對於女性異常不滿，我以爲牠們祇能在國泰民安之時作一種社會中的點綴品，此外則毫無別用。男性就不同了，我們不論有聊與無聊，大家多少總可以給現實社會以相當的力量，不管這種力量之好歹。所以我覺得女人像菓醬，男人像麵包。

年青人！我願永遠是一塊沒有菓醬的麵包。

敬愛你們的老人曾立德

「沒有菓醬的麵包！」

一顆憂愁的圖章印在三個年青人底心之深處，他們彼此相顧而流淚了。

烽 火

無論什麼時候，張得標那隻嘴總是不大肯休息一下的；要他不說話，正和要他不抽烟捲這樁事一樣地使他爲難。但是這傢伙，雖然有到這樣一隻嚙嚙的嘴，卻又嚙嚙得不十分討厭，他有他說話的技巧，他有他說話的天材，只要你去找一個第三營的弟兄來問一問，誰都能夠很敏捷地回答你：

「張得標是我們十九路軍的話匣子。」

這架話匣子，雖則在今天早晨瘋狂似的和那些日本海軍陸戰隊肉搏了一個多鐘頭，然而直到此刻深夜裏，他依然不減少說話的興趣與勇氣。他啣着烟，斜躺在寶山路口的第一條戰壕中，找了站在距離兩尺多遠的沙袋邊的哨兵魏勝做對手，嚙嚙着，聲音比往常在營部裏講娘兒們底笑話時候，略低一點。

「我說……」這「我說」兩個字是張得標打開話匣子的引子，由來很久，永

不會更變：「我說……老魏！那些日本鬼子，真不中用，他媽的，一見我們爬出戰壕，上了刺刀，他們的陣線就有些動搖起來。衝鋒，你這邊衝還沒有衝過去，他們那兒可已經跑得一精二光了，這真是活見鬼哩！」

對方那傢伙是一個胖子，人非常老實；作事很認真，祇要你看看射在地面上那個筆挺筆直的影子，便可以曉得他對放哨這回事是如何的負責？他眼睛遙遙釘住那敵軍前哨的行動，嘴卻在應付這架話匣子：

「不是嗎？今天第七連陳連長帶了弟兄們在虬江路那裏應戰，對面的敵人有一營人的樣子，他們用了六七架水機關，亂七八糟地對我們射擊，我們這一連人，算來是萬分危險的了。嘿……這才怪呢，後來不知道怎樣地竟給我們弟兄炸毀了兩架，這一下，可真把五百多個鬼子駭壞啦，操他祖宗，立刻就丟了傢伙開小差。」

「那末，這麼一來，我說其餘的幾架水機關是應該給我們奪到的了，是不是

「『嗯，聽禿子趙國棟講是搬了四架回來吧，好像另外還擄了兩個矮鬼來哩。』

「『哈哈……這真有意思，』張得標樂得叫起來了。脚一伸，跌醒了躺在旁邊的另一個弟兄，他索性重重地向那人頭上拍一下，說：『李大德！我說要是我做上官，就用那奪來的機關槍打他們這些狗操的，行嗎？』

「『行行……行。』被喚作李大德那傢伙還不曾醒透，糊亂答應了一陣，翻一個身，又在戰壕中睡着了。」

張得標稍稍感到了一些無聊，暫時靜默下來，繼續燃着一根烟，掉頭過來望着右邊火車站公事房的屋面。那些紅色的瓦，在這強度的月光之下，反映出一種非常使人興奮的顏色來，把老張的視線抓住了，他有點奇怪；紅的顏色照在月光底下爲什麼會這樣好看呢？因此，使他聯想到前天那個麻皮班長受傷的事情來了

『掛彩』這玩意兒也不錯，把傷疤裏流出來的血放在月光下，一定也很好看！——他毫無道理的默語着。對於自己直到現在還不曾掛彩這一點，彷彿抱着遺憾。他有些懷疑自己是否怕死？

『我說胖子！你看我老張怕死不怕死！』

這問，像是掀動了對方壓制在肚子裏的牢騷，立刻便乘此方便中發洩出來：『一個人吃了糧，還會怕什麼死，要怕死，就不會跑來當兵。據我看；怕死的只有我們上頭那些軍長師長！』

『你怎麼講？』這怪論調有點使老張驚奇。

『怎麼講？我以爲我們上官才是怕死哩。』

『老魏，這話你簡直講得豈有此理……我說我們蔡軍長一點不怕死，他要是怕，還敢抵抗日本鬼子嗎？他要是怕，早像張學良這傢伙一樣地退讓了。』

「哼……」魏勝依然不服輸：「如果蔡軍長真不怕死，那末方才下午我們佔領了北四川路一帶地方的時候，幹嗎又要下命令要我們退回原防？他媽的，乘勝把那些矮鬼殺個乾盡不好嗎？」

「不成啊，那些地方是公共租界，你打了過去，別的外國人可不答應啦！」

「笑話，什麼鳥租界，屁租界，我們中國軍隊在自己的地方還不能自由嗎？管他媽的，誰要來干涉，就打誰。」這傢伙氣得快要叫起來了。聲音越講越高。

「不行，不行，那樣不講理還行嗎？」

「講理，如果什麼事都講理的話，日本軍隊就不應該開到上海來。」

「不行，不行！」老張堅決的反對。

「有什麼不行？」

「當然不行。」

「行！」

『不行……』

『……行……行』

『不行……』

這兩個傢伙，帶着三分默氣地爭執起來。第一條戰壕裏的三十多個弟兄，全給他們吵醒了，大家以爲出了什麼亂子似的慌張着。

突然，從對面陣地裏面閃過一道強烈的探照燈光來。魏勝心裏微微顫動一下，立刻停止了爭執，睜大眼睛，向敵方陣線巡視過去。果真，他發現一排黑影子在移動了，好像是向這裏漸漸走近來的。於是，他高聲喊了一句：

『口令！』

對方並無回音，黑影卻仍舊在移動。魏勝覺得有點不對，便扭動機柄，在槍筒裏上好一顆子彈。老張也站了起來，通知大家準備着。

『口令……口令……口令！』

這樣問了好幾次，對方的黑影還是不聲不響地在移動過來。

『媽的……』這胖傢伙使起性子來了。描準那排黑影子，『乒』的開了一槍之後，立刻跑進戰壕中來。在後連長走過來指揮的時候，戰壕前的沙袋上，已經架滿了三十幾桿步槍，大家非常之興奮，只待連長從喉嚨裏喊出『開槍』這兩個字。可是連長很鎮靜，他先將掛在身上那支電筒扭着了，從沙袋的隙孔中向對方子細探照一回，然後吩咐大家退出第一道戰壕。

『幹嗎又要退了？』

連長聽見魏勝說話，立刻喝上他：『不准響！』

捏着了屁股上的刺刀，這三十多個人跟着連長，似老鼠搬家般的爬出了第一道戰壕。雖然是那樣無聲無嗅地退走着，然而各人對於連長這莫明其妙的命令，不無起一點小小的憤懣。

『我說……』老張想對李大德說什麼，一眼看見連長在背後，便縮止了。

加進了這退下來的一羣，本來不甚寬舒的第二道戰壕中，足足擠滿了七十幾個弟兄，連長此刻似乎有些勇敢起來：獨個人站在戰壕外面凝神注視那愈趨愈近的黑影。在三四隻探燈照射之下，這黑影現在已被完全看清楚：是坦克車。

坦克車，和餓得要命的人看見麵包一樣，這東西使每個傢伙加倍興奮着。他們毫不畏懼，他們只覺得眼前有一把火，快要將個人的血液燃燒起來，意識之直覺推動了他們底手，不約而動地大家把機柄扭轉一下。

「連長，我們開一排試試看。」

胖子魏勝實在有點忍耐不下去，輕輕地對連長說。連長呢，並不回答，也不罵他多嘴，只是緊繃着眉梢往前邊瞧。魏勝一想到羅通掃北裏面「眉頭一繃計上心來」那八個字，也就心領神會的不再作聲了，他很相信這位素以「小諸葛」號稱的黃連長，一定會弄出點什麼奇謀巧計來的。

「出戰壕，分散到兩去。張得標和魏勝帶着退下來的弟兄向左，其餘跟着我

往右邊來，沒有命令不准開槍。」

果真不出魏胖子所料，連長玩出新花樣來了。弟兄們儘有不甚滿意這動作的，然而是官長的命令，有什麼辦法呢？許多黑影在月光下騷動了一些時候，第二道戰壕又空了。分散到兩邊去的人，全在沙袋或者泥堆之後躲藏得連頭髮都找不見半根。

軋……軋……軋……軋……軋……

來了，四輛坦克車，排成一列橫隊，連續不斷地放射着機槍，開足馬力向這裏過來。車頂上的探照燈拚命在四週亂射，出乎意外地竟連半個中國兵的影子都瞧不見，照這情勢，彷彿單憑這四輛坦克車，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就立刻可以佔領開北了。車裏面的每個日兵，都有些佩服他們總司令鹽澤少將的眼光——在四小時之內，可以解決上海全部中國軍隊。

毫無阻礙的進程中，四架坦克車已開近這裏的第一道戰壕了。壕溝的面積很

關，不能容許坦克車輕快地駛過去，其中的一輛裏便下來幾個人，搬過那些沙袋來；填平了一段戰壕，把車輛改成縱隊再衝過來。這其間，伏在右邊的禿子趙國棟，有了一點不安份的動作，若不是黃連長在旁，這傢伙也許要一顯他擲手溜彈的好身手了。左邊那一羣中，話匣子張得標自然很想來一手的，可是被老魏阻止着，也沒動作，祇是拚命抽煙。

用着先前的方法，這四架殺人不眨眼的東西，繼續在駛過第二道壕溝來。

『幹吧……老魏。』李大德雖然是懶傢伙，此刻也有點耐不住了。張得標和其餘的人附和着。

可是老魏總說：『連長不是說過的嗎？沒有命令不准開槍。』

一輛，二輛，眼看着敵人輕鬆地把坦克車開進自己底陣線裏來，老張真有些發氣，他急得眼睛裏快要噴出血來了。上下兩排牙齒在磨擦着，他恨不得把魏胖子咬一口，或者把煙頭塞在他頸子裏。

然而，大家所希望着的事情畢竟到來了；在敵方第四輛坦克車將要衝過戰壕之際，右邊趙國棟的手溜彈，首先代表了連長的命令投擲出來。巨大的聲音，地的震撼，都烟和火花底爆發，這架坦克車像掉在鐵板上的磁器一般地炸裂了。

隨着這偉大的轟炸聲，第一個從左邊衝出來的是張得標這傢伙，他把刺刀裝在槍筒上，啣着煙捲，瘋狂似的撲向前面去。在後，胖子魏勝帶領着其餘的弟兄跟過來。那一面的黃連長是指揮着弟兄們向溜下車來的敵人射擊，同時守在後方的兩連人也開到了這裏，於是聯合取了包抄的陣勢，將這三架坦克車圍在核心裏。在車上的敵人雖無一部份溜逃下來，機關槍卻依舊拼命地亂射着。不過槍口的位子過高一點，在距離不過五六尺的包圍陣勢裏，子彈射出來，只是湊湊熱鬧而已。

經過許久時間的抗持，到將近黎明的時候，這三架不遠千里而從日本運來的坦克車，已經是屬於十九路軍的了。

『操你屁股………唸………』

一下子，張得標的刺刀插進了一個俘虜的腦袋，鮮紅的血濺滿了這話匣子底臉，使他想起了車站公事房屋面的顏色。

『哈………哈………』大家拍着掌，狂笑。只有胖子魏勝沒拍掌，因為右臂膊掛了彩。

丟失坦克車四輛，被虜去一大羣兵士，這事件在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的歷史上，實在是非常丟臉的一頁，要爭回體面，要復仇，不二的法門只有反攻。這一方面呢，當然也防到敵人捲土重來的一層，所以在清晨六點鐘左右，特地從後方抽調了機關槍和大刀隊來加入前線。

依蔡軍長的意思：預備着昨天在深夜中應戰的弟兄全部調回後方去休息一天，想不到這批傻傢伙簡直沒有一個人願意；大家說是殺日本鬼子還殺得不痛快，

死了也不舒服的。甚至連掛了彩的魏勝都不高興進傷兵醫院，黃連長走來看他，他卻忍住痛把臂膊亂搖一陣，裝着毫不礙事的樣子，其實這傢伙已經痛得連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老張，你替我裹裹吧！』魏胖子等黃連長走開之後，從腳上解下一條綁腿布，要老張給他裹繫臂上的槍傷。

老張因為皮鞋破了，不知道從那兒找來幾枚小釘子，把刺刀當作釘錘，自己在修理鞋底。嘴裏啣着煙，煙露將他的臉籠罩得很糊塗。

『我說魏胖子，你簡直愈弄愈鬧啦，好大的烏架子，連打裹腿都要找人幫忙了。反正你將來總會當軍長的，我說還是弄副皮裹腿乾脆得多！』

張得標放下自己的工作，邊替魏勝繫臂膊，邊說着俏皮話，說得戰壕裏的弟兄全笑起來了。

『你別說風涼話，等會兒便輪到你找人打裹腿哩。』竄上這一句的是投擲手

溜彈的名手趙國棟

『就算輪到我，有什麼鳥關係呢？我說老趙，你看今天矮鬼會不會就來反攻？』

『丟了這樣大的醜，還會不反攻嗎！』

『我說這也難講，這些王八操的簡直一點不來勁。』老張從口袋裏摸出一個銅子來：『禿子，讓我來求一個卦，看他們來不來。』

爲這套玩意兒所吸引，戰壕裏的傢伙全都擠到張得標這裏來了。老張先將皮鞋套上了腳，然後把銅子捏在手心裏，活見鬼似的在空間畫了許多圈子，嘴裏嚙着：

『天靈靈，地靈靈，日本鬼子要反攻的就是『龍』向上，不反攻的就『字』朝天，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勅……』

唸完以後，老張用手一捧，銅子就掉在地上了。

『是龍……是龍……』

『龍……龍……』

在這羣傢伙非常孩子氣的喧嚷中，好多架日軍飛機陡然發現於天空，接着立刻就有一顆炸彈在前邊陣地中爆發。被這突如其來的戰略所威脅，這裏一部份陣線動搖了，而敵方更乘這騷亂的機會，在小鋼礮與機關槍掩護之下，開始衝殺過來，第一道陣線隨即被他們衝散。這樣，除掉退卻，確實無一點辦法可以補救。

『他媽的，我說老子偏不相信，拼命去！』

張得標真是恨透了，他以爲打仗祇可以用步鎗或者大刀來硬幹，用了飛機炸彈，似乎太不講理性。他不顧一切地跳出壕溝，預備獨個人迎上前去抵抗，但是兩條腿被李大德和趙國棟拖住了。

「老張，別那麼發獸氣，你一個人去拚命有什麼鳥用呢？還是暫時躲一下，找他們不留神的時候再動手……」

「也好。」

於是老張，胖子魏勝，李大德和趙國棟，四個人一起向火車站裏面走去，在旱橋下的堆棧旁邊，他們找到了很適宜的地位，躲藏起來。

遙望到那一邊，日本軍隊已經佔有了好多條戰壕，正向着寶山路底挺進。飛機也越來越多，重磅的炸彈像下雨般地投擲下來；人的悲號，建築物的崩潰，夾雜着槍砲的聲響，將車站一帶地域全陷入於淒慘悲壯的局勢中。紅屋頂的公事房，此刻被敵軍放了火，焚燒得非常利害。看到這一點，張得標格外心痛了。

「操他祖宗，這些野蠻畜生竟放火啦！我說老李，我們不應該逃避到這裏來的，還是跑出去幹一下吧。」

「誰說我們是逃避？我相信誰都願意犧牲的，不過老張，假使在我們未死之前不能殺掉一個矮鬼，就算死，也不見得有多大意思。」

趙國棟的話使老張很贊成，他覺得禿子這傢伙到底是進過學校的，見解畢竟

是比自己深遠得多。於是他也暫時忍耐下來，吸着一根煙，眼睛仍舊注視着在火焰繚繞中的公事房底房頂。紅的火焰，紅的屋頂，這偉大的烽火激動了他全身血液中的每個細胞，他想自己這回如果再不掛點彩，簡直要丟臉透啦。

不曉得怎樣的，一轉瞬間，火車站的四週突然發現了十九路軍埋伏着的機關槍連合大刀隊，在一陣狂暴的聲浪之後，非常敏捷的重復把八百多名日本陸戰隊包圍了起來。這一下，使躲藏在堆棧旁的四個傢伙幾乎興奮得爆破了血管，他們毫不遲疑地吶喊着趕上前邊去。

裏面是火，外邊是機關槍和大刀，被包圍着的敵軍顯然已處於絕境，他們用盡了種種方法來衝殺，結果總不能衝出一條生路來。如此，大約經過兩個鐘點的樣子，這八百多名日本陸戰隊終於全數在車站的烽火中殲滅了。

張得標拿了犒賞來的一瓶酒，抽着煙，兩手搭在魏勝和李大德的肩膀上，很

高興地走到昨天晚上駐守過的那條戰壕邊來。這傢伙現在可真如願以償的掛了彩。和魏勝一樣；也在臂膊上。

車站的建築物已全部被燒燬，到處躲滿了燒得像焦木頭似的日軍尸體。

「這些狗操的脚上底皮鞋真不壞，老張！你的鞋不是破了嗎？我看你弄一雙穿穿吧！」李大德指着戰壕那端的一個尸體和話匣子開玩笑。

可是老張這傢伙卻真幹起來了。他走過去，脫下那尸體的皮鞋，試穿一下，只可惜皮鞋太小，穿不進去。

「操他媽的，我說這些日本鬼子真沒出息，怎麼那雙死脚竟長得那麼小！」話匣子張得標有氣沒處出，把尸體翻過身來，拍拍地在那尸體燒焦的屁股上惡狠狠打了幾下。

魏胖子和李大德全笑了。

忽然，一個空酒瓶子掉在老張面前，大家駭了一跳，回過頭去看看；是禿子

趙國棟來了。

「他媽的！」三個傢伙不約而同的罵了一句。

盜用公款的人

這人，一樣年青，一樣有到一幅黯黃而看來又很中庸的臉，一樣是爲了讀書，經商，做官，三不成而來作有事索詐無事造謠的新聞記者，且又一樣不怕肉麻地在朋友面前稱自己是「無冕帝皇」。此外如追逐女人，說俏皮話，唱京戲等類事件，他也和目前社會中一般年青一式一樣地會做，所不同者，只是這人有一顆猶太人底心；要錢。

錢，錢，錢……這一個字在這人心上所佔有的領域着實不少，幾幾乎連僅以安置他自己底姓名——黃臣漁三個字的小地盤，有時也有到被「錢」字長驅直入的危險。

一個人要點錢，在原則上並不應該算作壞事。作家寫了文章去換稿費，拉洋車的用他兩條腿去奔走銅子兒，這全是合理的要錢法則。即連作母親的爲了衣食

問題而出賣她女兒的貞操，論情，也應該在極低的限度下給牠一點寬恕，原因是這種行為雖然稍稍下流些，但至多不過是斷送了一個女人的青春。祇有那些鼠竊狗偷的盜用公款的人，爲了他們個人生活的舒服，竟至危害一個集團的組合，或者是影響到社會之安甯。這一類人，如果你還要姑息他，原諒他，則整個國家頒行的法律，也儘不妨讓你摔到糞坑中去。

黃臣漁先生是一個挺要錢的人，並且要錢的手法也非常之不高明，於是他很費力地造成這盜用公款的故事，獻給他底朋友們作談話的資料：——

應該倒退回去兩年的樣子，時候是每個人都在午飯後打一回瞌睡的春天。這故事中之主人翁黃臣漁，居然以新聞記者的資格，在×城記者聯合會裏工作。聯合會的組織是採取委員制的，而七個委員之中，黃先生也被臚列在內，且以某種方便之故，還被互推爲司理經濟出入的負責人，在名義上是被喚作會計的。

會計，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權高利重的職務，但在另一面，彷彿也就是使黃臣

漁先生之所以變成故事中底黃臣漁的一點重大原因。

假使一定要敘述到這位「無冕皇帝」黃先生底身世，算來又是一樁非常掃興的事情；他是揚州附近的泰州人，也就是通常被人喚作「江北佬」的一份子，父親的職業是冬天賣烘山芋，夏天賣花生米麻姑乾的小販，有時來了勁，也像票友下海似的拉幾天車。母親呢，雖然是女流，卻還懂得她自己對家庭應負的責任，是故每日之中，總有些時間可以看見她坐在小旅館門口替那些沒家眷的旅客縫襪底，補衣服。在這樣的家庭狀況下，黃臣漁竟僥倖地從一家市立高級小學裏畢了業，且更僥倖地當了新聞記者，這，確實也是一點奇蹟。

孩子時代所感受的環境與生活，是很足以影響到一個人成年後底品行的。黃臣漁生長在這樣一個窮困的家庭中，能使他感受得到的一切，總脫不了這「窮」字的圈子。人一窮，錢這樣東西多半是特別使他歡喜，既歡喜錢，則勢必懂得要錢，因此，這世界中各種各式的要錢方法，差不多全是這些歡喜錢的窮人構造出來

。黃臣漁是從窮苦中脫胎出來的年青人，歡喜錢，要錢，似乎可以稱作他天賦的份內慾望。

窮困，這事情能夠剝蝕一個人的幸福，但也能夠使人生另一面養成些特別的智慧，如果利用這點智慧去經營一件事業；或者是追逐女人，往往多半可以如願以償的操着勝算。基於上述理由之下，黃先生於×年×月×日，在新聞記者這個頭銜的方便中戀上了一位×城的女學生。他們兩個人從認識到戀愛，由戀愛到發生性的關係，總計時日，虛張聲勢地說一句；也不過短短的九十餘天而已。戀愛的過程既如此之迅速，結婚這個典禮，自然照例地被他們用「革命」「新式」等字眼省去，所以黃先生與章美珍小姐偷偷地走進××旅館之夜，也就是黃先生開始為黃老爺，章小姐開始作黃太太的第一日。

向上，原屬人類本能的必然的願望，正似水之一定向低處奔流一樣。然而這

願望，也應該依照人底能力的高下而劃定其水準線；否則，不顧自己底才能而一味過份妄想，則這向上的願望或者竟會將你送進出乎意外的沒落途徑中去。黃臣漁先生廁身在這樣一個畸形的現代都市裏，眼見那些達官貴人擁抱着妖媚的女人，坐着汽車，度着一切優游歲月的底生活，這些，無疑地激動了他那顆本來就不大安份的心，而引起他一種過高的慾望；他是熱烈地盼望着自己也有這麼一天。

由於堅決地肯定了世界上的各種企圖是完全維繫於錢這個理論，黃臣漁先生在實現自己底慾望的進程中，首一下，便打算到經濟來源的開掘。誰都曉得：黃先生自己家裏既無一椽破屋，也沒有半畝荒田，能夠算作他底產業的。除掉老父老母之外，就是那位費盡心計去勾搭來的妻，如果說是要從這點兒產業上來打算，根本不會有什麼辦法的。然而可以走得通的路是決不止一條，黃先生眼前正做着記者聯合會的會計，整筆的錢常常從他手裏溜出溜進，要想沾一點兒光也並不困難，不過向這樣弄來的錢，數目當然不會大，欲藉此以完成黃先生的慾念，未

免相距過遠。但是回過來說：這終究還是一條路，自己能從這條路上好好地籌計出一點法則來，前途也許不缺少可觀的希望之在着。因這，黃臣漁近數年來的思念，老是在這條路上躊躇着，躑躅着。

當某種適巧的機會底降臨，並不像法律那樣權衡人之善惡而分別出不同的待遇；一個偉大的英雄果然應有他成功的機會，那些不正當的人卻也未嘗缺少機會讓他們去作惡，行凶。所以在這裏，竟然也有這樣一個似同天外飛來的湊巧的機會，掉落在黃臣漁先生的雙手之中。

事情是這樣的：在一月之前，當地有一位企業家受了金價低落的影響，幾乎把全盤事業都失敗。因為這企業家平素為人非常善良，記者聯合會便竭力用新聞政策來維持他事業的信用，結果這企業家竟以此而得到補救。事後，爲了感謝這場有力的援助，這企業家特地送五千塊錢來捐助聯合會的經費。當這筆款子起初送來的時候，聯合會的委員是多半主張不受的，無奈這企業家的意見很堅決，沒

辦法，只暫且收下來再說。且以會議通過，將款子交給一個姓趙的常務委員和會計黃先生共同保管。

錢是五千塊之多，倘使把他換了現洋，一塊塊在地上平鋪起來，所佔的面積着實有點可觀。這，在天天爲了錢而煩惱着的黃臣漁想起來，總難免有點兒臉紅心跳。跟着，黃先生也未始不轉到盜用這筆大宗款項來完成自己底慾望這念頭上去，然而理智立刻在他眼前演出了登報緝拿，坐監等類不名譽的結局。在先他彷彿還缺少犯這樣一樁大罪的魄力。等到日子稍稍過久一些，黃先生原來就很薄弱的一點理智，也慢慢地被日漸在增激着的慾望所克服了，於是他開始堅決地下了決心，要盜用這筆公款；這五千塊錢。

僅僅下了決心當然不能算什麼數；如今橫倒在黃臣漁眼前的是用什麼方法去動手這回事。在這點上，黃先生也明知道關鍵是側重於那位和他共同保管這筆錢的趙漆園身上；要覬覦這款子，非得先用點兒功夫去拉攏姓趙的不可。平時，黃

先生與趙漆園的感情也還不錯，並且黃臣漁的能夠混入新聞記者之羣，能夠充任聯合會的會計委員，這之中，差不多全是仰仗於趙漆園的提携。由於這點兒關係之種因，往常他們兩個人有很多時間是在一起的；有時打打牌，有時喝點酒，每逢星期日或者假期，黃臣漁照例總拖着那位夫人，陪了趙漆園先生出去逛逛馬路，看看電影，不用說：一點兒小小兒的東道，在黃臣漁這一方面是不惜破鈔的。

趙先生那一邊呢，存心倒並不在乎佔這點兒便宜，祇不過自己雖然結了婚而以妻子過份的鄉土氣之故，家裏總缺少一種足以使他們愉快的空氣，沒辦法；只得跛起腳來往外邊跑。黃臣漁的家裏雖然沒有高堂大屋，以及各種都市化的娛樂設備，然而較之趙先生自己的家，總稍微有一點兒生趣，而且那位黃太太章美珍女士，在趙漆園那隻短視的目光中看來，也是很多值得垂涎之處。所以趙漆園先生之常常和黃臣漁在一起，細細分晰其動機，當以變態的性底衝動為特別利害。此外尚有一點兒最大的原因；乃是章美珍女士還有一位長得很漂亮的姊姊，是常常

來探望他妹妹和妹婿的。

見了值得愛慕的女人而起一點近乎不正當的妄想，彷彿也可以算作現代青年天經地義的流行習慣。趙漆園先生既不滿於自己那位老實的妻，則掉頭過來追求黃太太的姊姊，其間未始沒有相當的理由與可能性，但是眼前的問題却又徧徧發生在這點上；因為趙先生是新智識非常缺乏的人；行動也很迂腐，要他體貼入微地去應付這位閱人甚多的狡猾得像狐狸似的章美珍小姐，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這樣一來，事情可就難辦啦！不僅此，趙漆園先生的經濟狀況也並不十分寬裕，要同現代的摩登小姐們談戀愛而缺少錢，在事實上是絕對不會發生効力的。由於這種種。趙先生不竟悲哀起來了，不旋踵，這悲哀也就於很露骨的動作中開始被黃臣漁夫婦二人所感覺到。

爲這一種敏捷的感覺所啓示，聰敏的黃先生隨即從趙漆園的悲哀連想到他自己的企圖，更進而想到那筆五千塊錢的公款。

這是機會啊！——黃臣漁先生很迅速地認識了這機會；而且堅決地肯定了這機會，他將隻手握緊；以全力去抓住這湊巧的機會；死都不肯放鬆。

經過黃臣漁同他妻子好多回的周詳商酌，便產生了這樣一場嚴重的宴會；參加宴會的人物是趙漆園和黃臣漁夫婦兩人，時間是一個幽鬱的晚上，地點當然是黃先生的家。

「老趙。你近來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情吧？」

喝過幾杯酒之後，黃臣漁先生依照他自己規定的步驟，開始向趙漆園撩撥。

「不，沒有什麼！」這一邊稍稍驚詫一下，彷彿被人發見了他的罪孽似的。然而隨即他又覺得這態度有點兒不妥當，於是故作鎮靜，搭訕一般地反問起來：

「難道你以為我有什麼煩惱嗎？」

「是啊，我總覺得你近來的態度有些異樣。」

「那裏？我自己一點都沒有感覺到，而且根本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我煩惱！」

雖然這樣完全被趙漆園否認了，黃先生卻並不着急；他懂得這是一種做作，一種遁辭，猶之乎妓女臨床前的扭捺是一樣。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層虛偽的行爲包裹着的，在沒有揭破這層包裹之前，誰都不肯將自己的真情暴露出來，而這層包裹又是維繫於內心的理智，只要理智一動搖，一泯滅，無論什麼隱情都可以從他自己的嘴裏訴說出來。黃臣漁想到這一點，他立刻做了一個眉眼給他的妻，意思要他勸酒。

於是，章美珍小姐慫慫起來了。

「趙先生，我看你真有一點心事的樣子！」說時，順手給趙漆園滿滿地酌上一杯酒：「喝一杯吧，喝乾了這一杯！」

因為是黃太太也這樣說，趙先生便感到一點興奮，他眉花眼笑地瞧着對方，

一口氣喝完了杯中的酒：「噢！你也覺得這樣嗎？那麼依你們看來，我究竟是有什麼心事呢？」

「臣漁！你看這人多麼不老實啊！明明有了心事，偏不肯說出來。」

女的作出一個很動人的姿勢，指了趙先生；手指幾乎要碰到他的鼻尖，趙漆園很想乘機拖住那隻手吻一下。然而他立刻覺得當着她的丈夫的面前而對她這樣輕薄是不大應該的；他制止了這個邪念，竭力分辯着：

「實在沒有；有了什麼還不同你們講嗎？」

「不，老趙，你不應該瞞過我……」黃臣漁很嚴重的說：「你應該明白告訴我，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一切總可以幫助你的。」

「唔……唔……」趙先生被這點假作的熱情所感動，吱唔着低下頭去，接着是長長地嘆了口氣。

「也許你對於你的家庭不十分滿意吧？」

「是的，」這邊雖已被征服，卻還躊躇着不大好意思直說，然而本身的理智，此刻已完全被酒和熱情所剝蝕，忍不住；終於大胆地公開了：「是的，是那個討厭的妻。」

「聽說夫人不是很精幹嗎？」

「所謂精幹者，不過是會燒飯，會縫衣服，像母猪一般地會生小孩子，若說是要她對丈夫有一點溫情，使家庭中有一點樂趣，那簡直只能算作夢想……」

「不過這樣的太太，對於家政是很好的。」章美珍小姐故意做着反面文章。

「單是會處理家政有什麼用呢？每月給她幾塊錢零用，連糖都捨不得買一顆吃，老是藏着積蓄起來，甚至身上的藍布衫都是破得東補西綻的，至於那副臉相是不必說了；鼻子是扁的，眼睛是黃的，頭髮裏邊充滿着一股臭氣，尤其是那雙腳，啊啊……：……那雙腳……：……簡直不像個人樣，簡直使我連帶她出來玩玩的勇氣都消失了，這樣的妻，你想，還有什麼意思呢？」

「你不能想法把牠改造一下嗎？」

「不行，不行！這樣的醜東西那裏能夠改造呢？這是一塊朽木，『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看見你們的家庭，就非常之羨慕，你們真是太好啦！」

聽了趙先生一番牢騷，黃臣漁夫婦暗暗地在歡喜着自己底計劃的初步成功，於是他們更追緊了一層：

「的確的，這樣的家庭是太使你痛苦了！據我的意思，倒還不如乾脆地和你夫人離開了好得多！」

離婚，一說起離婚，趙漆園就有點躊躇起來，平素，趙先生也深知道如果要使自己能夠有一個愉快的家庭，除掉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而外，確實無其他辦法可想，然而真要這樣做，自己卻又缺少這種勇氣，是故眼前趙先生的煩惱，有一小部份也是爲了這一點。

「辦法是對的，不過在妻那一面，恐怕很難答允下來，即或強制執行，事情

一定弄得非常麻煩。而且新的途徑，又是非常的……」照趙先生那樣順口說下去，下文自然是「非常的缺少希望」，但是他立刻覺得自己的話說溜了，趕快帶住，很踉蹌地接上「難於找尋呢……」這句語尾。

「難道趙先生沒有什麼新的目標嗎？」這是黃太太說的。

「是的，簡直沒有！」

「那麼你看我們美瑛姊姊如何呢？」

「令姊嗎？」聽見章美珍這樣單刀直入的提到她姊姊，趙漆園先生不禁震驚一下。他覺得這女人實在太利害了；就這麼輕俏的一句話，頃刻像霹靂似的暴露他內心的一切，他痛快，他滿足，同時他也不大好意思了：「令姊是天仙一般地高貴的小姐啊，我怎麼敢妄想呢？」

「你簡直太客氣了。上次美瑛在這裏看見你之後，她就很稱讚你，說你是一個非常和氣的人哩！」

「真的嗎？」

「真的！」

這一下，趙漆園先生可真樂透啦，他拿起那酒杯，一口氣便喝乾了。

「這樣說起來，美瑛小姐也可以算是一條新路徑嗎？」趙先生一得意，說話立即露骨了。

「是的，如果你願意，我同美珍兩個人，決計用全力幫助你。」

「豈有不願意之理？說老實話：我早就有了這個念頭，不過直說出來，總覺得有點難爲情！」

「哈哈……：你這人真不老實！」

「趙先生真不老實！」

三個人各懷着不同的愉快，相視而狂笑，又喝乾了幾杯酒。

計劃進行到這樣地步，黃臣漁先生也不能再耽擱他本身的企圖了。一轉瞬，

談話便變了方向：

「不過進行那條新路徑，你總要預備一點相當的經濟才行。」

「錢嗎？不錯，這倒是一個問題？」

想到了錢，趙漆園有點發窘。然而這情形是剛巧給予黃臣漁以一種機會；盜用這五千塊錢公款的機會。因此黃先生大膽地公開了他的計劃：

「你不能把聯合會的五千塊錢挪用一下嗎？而且我自己也想動用一點，反正這錢是由我們兩人保管的，要做手脚也是非常之便當的。不知道你以為如何？」

一個罪惡的羅網展開在趙漆園之四週，眼前的趙先生是在徬徨，他默默地低下頭去，思量着。慾望與名譽在他的內心鬥爭起來，然而趙先生的理智畢竟太軟弱了一點；他終於贊同了這盜用公款的計劃。

由於黃臣漁夫婦之竭力拉攏，趙漆園先生與章美瑛小姐的感情，有似臘月中

的雪花一般地非常迅速的濃厚起來。於是，相隔兩星期之後，一幕非常之有趣的喜劇在××旅館演出了：——

三十七號房間的電燈熄了。黃臣漁先生同他的夫人章美珍躲在板壁邊，把眼睛湊準了板上的隙孔，拚命在張望隔壁三十六號趙先生和章美瑛的動靜，連大氣都不敢出。

「坐在一起了！」

「嗯……………」

「握手了！」

「嗯……………嗯……………」

「呵！他們Kiss了……………」

「……………」

「……………」

「……………」

隔壁的動作愈弄愈親暱，黃臣漁的情緒也愈看愈緊張。在後黃先生瞧見趙漆圍把兩套襯衫褲從紋帳裏邊拋了出來，他頓時好像獲得了什麼寶貝似的高興起來；他彷彿覺得這五千塊錢已經裝進他的口袋了。

「美珍，我們成功了！」

這裏的兩個人也擁抱在一起狂吻着，驟雨般的狂吻着。

833.2
DP97
148635
4